



朝野會通
十一

肅宗紀一

廿五

伊 8
2259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三

肅宗記

肅宗

顯義光倫睿聖英烈裕謨永運洪仁峻

大王諱

顯宗長子明聖王后以辛丑八月十五日誕降于慶

德宮會祥殿在位四十六年庚子六月八日薨六男二女葬明

陵高陽三十里

妃

光烈貞穆仁敬王后金氏光頌敦寧府事光城府院君文

忠公萬基女庚申十月二十六日薨葬翼陵高陽三十里

繼妃

孝敬肅聖仁顯王后閔氏驪頌敦寧府事驪興府院君

文貞公維重女辛巳八月十四日薨葬明陵合附

繼妃

惠順慈敬仁元王后金氏慶州頌敦

寧府事慶恩府院君孝簡公柱臣女丁丑三月二十六日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三

肅宗記

肅宗

顯義光倫睿聖英烈裕謨永運洪仁峻德配天合道啓休萬慶章文憲武敬明元孝

大王諱字

明普顯宗長子明聖王后以辛丑八月十五日誕降于慶

德宮會祥殿在位四十六年庚子六月八日薨六男二女葬明

陵高陽三十里

妃

光烈貞穆

仁敬王后金氏光頌敦寧府事光城府院君文

忠公萬基女庚申十月二十六日薨葬翼陵高陽三十里

繼妃

孝敬肅聖

仁顯王后閔氏驪頌敦寧府事驪興府院君

文貞公維重女辛巳八月十四日薨葬明陵合祔

繼妃

貞惠順慈敬猷烈光宣顯翼康聖

仁元王后金氏慶州頌敦

寧府事慶恩府院君孝簡公柱臣女丁丑三月二十六日



薨葬明陵

甲寅 卽位于仁政門孝廟嘗夢明聖王后寢室有物覆以衾開視則龍也覺而喜預命小字以待之元孫果生大喪初頒議政許積為院相請與左議政金壽恒右議政鄭知和同為院相從之○前啣三品以下成服後復職者依已亥例以白帽白團領熟麻帶行公○廣州民李尚信過失弑母流三千里尚信習射家後其母適咄籬內尚信擣弓之際手決脫落矢離弦橫發正中其母腰脊間三日而死歟葬後尚信詣官自告請被殺死大臣許積等議曰尚信母之致死既由於尚信射矢之誤中則在尚信之道不可一日自容於覆載之間宜卽自決以小伸因極之情至今不死亦可見其頑蠢無狀而子孫於父母過失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自有本律不可舍律

乙卯

而加其罪命依議施行○九月一夜間訛言海賊至民人泣轉相叫呼達夜奔走街路填咽至曉乃定
元年正月白虹貫日十一辰時營頭星出坤方墮于西北大如瓶尾長四五尺色黃白十四午時又出天中墮于北方色赤是日午兔山地白氣如流星頭如盤尾如箕又為天動聲如大砲入家搖動山野禽獸驚鳴飛走○掌令南天漢正言李壽慶合啓曰門黜罪人宋時烈假借山林把握朝權專務樹黨排擯異己君父之所倚任非其黨類則四縱鋒鋦恣意斥逐君上處分少不愜意則含愠寓諷必勝乃已關節浪藉請托橫行詞訟立落一視親疎監司守令莫或自新至拔去年遷陵時石物躄欠退曠水患時烈目覩而移陵之後乃以碎骨等語肆然譏嘲清州人池應三父子之喪世所未聞儒

生施罰則憤其立異顧指道臣酷刑諸儒其敗常亂倫至於
教閱慎廢父而極矣惟我孝宗大王以仁祖大王二嫡昭顯
既薨光膺冊命履至尊主宗廟者十年邦家嫡統捨此何之
而仙馭賓天貶稱梓加其曰不害為庶子曰嫡統不嚴有國
以來安有宗主宗廟十年之君而不以嫡統許之者乎宋後
吉李惟恭之猷議依樣時烈之葫蘆雄倡惟和箝制一世之
口驅迫舉國之人間有忠國之論的證禮儀之謬則同聲合
辭目以巫邪尹善道言維峻激若其宗嫡統之論可質百世
而受時烈之旨者遽請殺之其子仁美抱才登第而父子終
於廢嗣而死嶺南多士叫閭辨禮則又請重法繩之士林重
望播紳名類坐此淪陷凡幾人也當其禮訟眾口交發理屈
辭窮之後諉以明律乃其本意宗主貶降昨春仁宣王后之

喪大王大妃服制又降為衆子婦大功之服蓋時烈初以體
而不正斬之故禮官不敢予盾其議身父子相繼之謂體嫡
妻所生之謂正不正二字何以加於孝廟之身哉惟我顯宗
大王一怒斯赫群枉莫逃嫡統歸正倫紀復叙繼以殿下互
顯丕承討罪之典寧容小緩今朝廷之職盡其腹心賢士之
闕皆其爪牙其勢將使黨與盡起以庶子之說為必是時烈
為真君子先朝釐正為誤定殿下之罪時烈必為失德然後
乃已請宋時烈極遠竄故判書宋浚吉追削官爵前奉判
李惟恭削奪官爵門外出送不允翌日夜對修撰任相元曰
宋時烈之誤禮非謂無罪而若謂之貶降先王則亦似過中
矣時烈年迫七十老病已極若或遠竄至於不幸則豈不可
慮乎至於宋浚吉性本柔和又無瑕玷身死之後似不可追

奪且非相臣而論以合啓亦可謂不知臺體矣上曰受孝廟禮過之息稱以席子烏得無罪乎若謂貶降則元非時烈之本情矣兵判李尚真大司成南九萬陳疏論赦領相許績上劄曰服制之為三年自是亘古不易之常典而宋時烈恥屈各改疾入駁正樹黨援而橫異議慮敗露而盛誘賈遂使一國臣民不敢言而敢怒者凡幾年所此則雖謂之先一已好勝之私後國家彝禮之重可也至於合啓中乃其本意案主貶降等語遽加臆逆不亦甚乎時烈孝廟之臣也其身榮名輝舉國趨風莫非孝廟諒可之恩報主彝性犬馬收同彼雖無狀寧有薄於厚而反主貶降之理今之罪案若不剛去貶降一款無以服時烈之心也上優批持平吳挺昌司諫金賓猷納李宇鼎正言睦昌明等請對八侍以為宋時烈之啓若

速允從則庶有鎮定之道矣上曰然則遠竄可也配德源左相鄭致和豐陽君張善徵兵判李尚真相繼論赦學儒朴恭斗工疏命停舉司藝金益瀛工疏後逸差○傳曰前禮曹堂郎趙珩等放釋叙用上年會議時叅啓諸臣并牌招行公疏決時付處罪入金壽興定配罪人張應一門黜罪人李翮李光迪柳之叢等并放釋○前教官黃世楨上疏為師訟冤絕島定配○三月清風府院君金佑明上疏論楨福楨福昌皆平楨福坪大子與宮人交亂之狀楨極皆竄黜初佑明以隧道事怨宋時烈最深已友猷納問維重論前未判全佑明其父瑁借用以是金家之怨怒專移於時烈癸丑佑明請對大斥時烈所陳表石事時將遷塚時烈疏請述表以為前代所無而言出宋時烈羣臣不敢是非有同鄉大夫出言人莫敢矯其

非也又言閔慎家事

時有閔世益者狂易喪性其父業死加

何以服其服乎朴世采使其子慎代世益服喪以從朱子喪

服制之意閔家又問時烈答以此有朱子之論亦令呈于禮

曹禮曹論年不聽閔氏

是閔業世益俱無子世益及慎俱無

父又言近來士夫奪八民家居民乎冤云此皆指斥時烈而
鐫穆楨榘等之搆成裕機也頗有甘樂之心至於鐫穆等勢
焰既張縱恣無君日而益甚楨榘等內外相應窺覷不軌佑
明遂懷憂憤上疏劾楨榘交奸宮女之狀鐫穆等請對至以
究問反罪為言國舅待命于禁府慈殿聞而驚痛遂與上夜
御宣政殿西廡上東向坐慈殿開牖而坐閣內遂召大臣卿
宰下教楨榘等事非朝夕之故先王亦嘗言之皆有明證佑
明劄畧夫三至之謬能致曾母之投杼孟母三遷之教格於
間言曾未有聞而外間傳播無人不言以殿下至孝之性以

慈殿至慈之德人言之功迫如此臣心如割直欲無生且福
平君極之兄弟出八禁閹醜聲狼籍乃使各殿紅袖至為有
子之人其傷壞殿下之冢法為如何哉上命楨榘及內人貴
女尚業拿囚原情稱冤上曰信聽人言骨肉之親陷於不測
之地予甚慘然即為放釋至是並命遂囚南間嚴問取招內
人尚業招人宣王后初喪歛襲時衣樹奉持福昌亦執事偶
然觸手而全不知彼之有意矣身忙過福昌硯前福昌忽以
手舉矣身裳曰有墨破殯臨時福昌於殿內退柱與之相遇
落一小紙其書曰破殯已過汝將移守魂殿乎吾常憐汝
何回避汝八魂殿將不得更見汝面矣身即裂破而或有逢
着執手之事或有抱持相語之際人有見者貴女招上年八
月福平坐會祥殿月廊矣身進茶則茶究故為留置更令進

茶問曰汝有甥乎對曰有之又問所業何事曰皮匠又問汝
名云何矣身不答因為執手矣身拂手坐亦不聽言刑二次
直招矣身汲水時往德招堂并福平追來矣身從西門避走
其後三四日果於會祥殿高欄又避劫迫不得已聽從傳曰
槓種等慈教亦不忍按法並減死遠配槓靈種嚴安務尚業三貴
女岬定配未幾以鑄穆言放還益放肆無忌為謀日深佑明
遂憂懣縱酒而死○副提學洪宇遠疏畧易之家人豕曰女
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是以婦人正位于內不顧外事無專
制之義有三從之道殿下冲年嗣服躬自聽斷慈聖初未嘗
有垂簾之事國事如有可言則固當諭之於殿下論於臣
鄰而向者槓種汚蠅之事慈殿猝御殿室親自闢窓臣鄰顛
倒并失所措遠外瞻聆安得不該也易盜之九三曰幹母之

蠱不可貞程子傳之曰子之於母當以柔順輔導使得於義
不順而致敗子之罪也亦願殿下深惟幹蠱不可貞之義怡
聲下氣彈其誠盡其道使事合於義無害於理則慈聖不二
之懿德將與姒妣匹美矣又言金佑明劄孟母之教格於間
言殿下母子之間至慈至孝嫵間之心何自而生於其間乎
何為形諸文字傳之遠近有若兩宮真有是事也答曰予以
冲年誠敬未盡之致予其愧怍○吊祭勅遠接使吳始壽還
奏臣到龍川通官張孝禮語諸譯曰皇帝以先國王有積年
沈痼之疾而事大之誠不替又受制強臣事不得自由故特
用異典賜祭二度黃海監司尹楷亦見孝禮聞此言尹楷上
疏曰通官張孝禮與臣少時同閑相親故敕行到平山不許
私覲之嫌直入臣房畧與酬酢而臣強之說初不言之矣始

壽上疏自下階再疏曰臣強之說遠有源委頃年福昌君楨
違自燕京並以此說陳達於先朝於先朝今者始壽又以此
說陳於榻前之後辭意大抵一般注來之臣指不勝屈而俱不
聞此說而始壽一家獨能聞之人家疑惑則欲得別人為訂
之心宜無所不至始壽又上疏力下正言睦昌明司諫李衷
請尹階拿問原情後鏡城遠竄尋量移洪州後蒙釋○執義
尹極疏畧曰朝廷方治宋時烈率禮之罪時烈即臣之所師
也臣身亦有負抱柳世哲之上疏也湖儒有陳章對辯之舉
臣實代製其疏今日之事理無幸免答曰爾其勿辭上未○
兩湖儒鄭祥龍上疏言宋時烈竄逐之時有星隕虹貫之慶
與慶元己卯朱子請罪時慶異相符極言伸理命疏頭慶源
定配其餘十人停舉○史叅許穆上疏曰臣於前年上疏言

建儲事賈生建儲篇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之意而殿下誕降
已維襁褓之年而未有此舉臣謹以此禮上建儲之疏而疏中
有國本未定之語當時疏下該曹事未行而聞宋時烈頗
有不說語至今攻臣者以附托宗統嫡統之說屢之臣不知
其所謂也○文義儒生黃錫疏請以宋時烈之罪告宗廟疏
留中不下○清州儒生柳弼明上疏服制仍進殷周世系宗
統圖太丁太初疏論吳始壽臣強之說洪宇遠不貳過之語
此疏以金益廉製
浴納招益廉定配今又再疏因尹稿之請寧海儒生李萬亨
及柳弼明設鞫嚴問李萬亨遠違定配尋施儒罰弼明刑一
次以再疏為崔慎製給慎亦一次後弼明減死配旌義慎配
泗川○大憲尹稿等啓請宋時烈移配熊川因許積劄以無
瘴癘之地又移長鬻南天漢李馥以荐棘絕島以告廟事發

論權璿安如石立異○掌令趙嗣基疏曰孝宗棄群臣時烈等恣意貶降斬為庶子期年之服不幾於欲以孝廟如蕭登之於梁劉崇之於漢耶君臣之義不明於世則雖懿操莽卓之輩接跡而起人莫敢誰何自古權力梁強之臣以易置與奪之柄在於掌握人莫敢議已然後額國主斬行其腦臆時烈之心路人所知而論者亦不忍斥言之罪止於流竄今者時烈弟子弼明著明時烈當初之本意指擬嫡統之所在而昨圖以上曰宗統自有所歸此檄也非疏也貶孝宗以為庶明嫡統之所在傳檄以播聞則是仁祖之嫡統不得傳於孝宗而孝宗之嗣位不過為虛位與假號今日臣子皆適為偽朝之逋臣矣荅曰爾之明大倫正大義之忠悃溢於辭表可不體念焉憲府李康吳挺昌趙嗣基俞夏益李沅諫院睦昌明權璿啓

請采時烈荐棘依啓○正言李壽慶疏畧曰臣明國家宗嫡之統而為群矢之的罔極之言白地做出不測之禍朝夕且時壽慶稱疏直斥慈殿為其友所製不得呈而傳播播紳間故上疏自明○六月幼學朴憲疏略曰宋時烈當先朝卽位初自知國勢朝夕危急為後日地議禮之日乃因擅弓免子遊襄之說外眩人耳目內窺有附托及尹善道之疏微露其心迹而趙綱柳世哲之疏益彰其凶計至於禹明繼照以為罔上眩下之術可試於幼主乃曰先王所以照其肝肺者必由於數三公子倡為陰險之說以為網打一時名流之計群起飛謗百計窺覘內以驚動慈聖之心外以疑惑殿下之聽及至楨榿等自陷罔測之罪則又欲乘時搆誣以售前日之計尹璿所以終始欺瞞者亦其意也時烈之罪有浮於鄭仁弘之媚於昏主伏願一遵仁廟

處仁弘之法斷然行之上告宗廟下布朝野朴熙揆所製也慈殿以
諺書下教藥房曰生固無益之人至今生存宗為痛恨今有
願國家為此之事我生少有益於國家則豈徒痛恨於生前
而但已乎不忍聞之辱至及於先王且以予之故貽害主上
聖德者多以予不能即死之故得聞如此之言只望速死而
又遭此罔極之事惟欲閉口不言而死矣如此之意自下何
以盡之乎許積劄曰朴憲向日之疏歷詆諸臣殆無完人今
又指聖上以德有所愧詆臺臣以先探上意欲激上下之怒
逞必殺之計至於先王照其肝肺必由於穀三公子之說從
何得聞而乃敢筆之於書上達絳纒之聽乎若夫內以驚動
慈聖之心外以疑惑殿下之聽云者厄極無狀又曰肆為滑
通之言輕加慈聖之尊其為不敬有非言及藥輿之此也彼

尹階疏意在自明自是別事指彼八此顯然指斥又聞此人
短於文云今若招致政院使著一通文字則事狀必露矣都
承旨李弘淵啓曰朴憲依舉子例坐於庭下以待括母上書
為題以給而有若泛論拂八渠疏渾合為文大臣所謂短於
文者似是實狀傳曰拿鞠指喉製給人嚴問承旨趙嗣基疏
曰即今君臣上下所至願孰有大於安慈聖之意乎臣知殿
下之事慈聖必無有一事之或闕朝臣之輔導殿下宜盡誠
孝以見殿下之止於孝慈聖之止於慈融之渾之然無少間
斷而以慈聖淵懿之至德有若不安於心至下惻怛之教臣
反覆思惟未得其故臣請伏誅而當其罪以明殿下無過聽
受而已不以加意則其於臣子之道何如也慈教云之慈聖
之下此教殿下之過耶朝臣之過耶遠近傳聞豈不驚惑若

一毫有此事而殿下及朝廷不自覺悟則臣下之罪也若一毫之無此事而不能覺悟於慈聖使殿下之心有此過慮則亦臣下之罪也嗚乎父母有不悅子當起敬起孝使父母哀憐可也伏惟殿下之氣怡嚴負罪引慝稟復於慈聖明知慈聖之心所不悅者在於何事過在殿下則亟自改過罪在朝廷則明正典刑若慈聖偶然過慮而下此教則慈聖之至仁必廓然改悟而渙然冰釋臣治疏將上之際伏聞大臣以慈聖下教之意奉問殿下曰朴憲疏八之時八侍慈聖之則慈聖覽其疏而深懷未安有此下教慈聖之所未安在於妄進疏章之么麼一朴憲夫憲腐雜之輩也雖罪之重辟不足以贖其罪也雖然憲疏一上舉朝欲殺之蓋其疏指意陰辟而能巧中一時之忌諱也其意蓋言外間造言傳說者之

無狀非敢非毀先王非毀慈聖則與誹謗者有間也若因此重治則適足以歸怨於慈聖也傳曰觀此趙嗣基疏敢以人子不忍聞之說加之於君上肆然投疏營救危險之人不可尋常處之削奪官爵判府事金壽恒疏畧曰今日論宋時烈之罪輒以執國命作威福為罪案至曰人主不敢正其罪噫殿下歷考往牒曷嘗見明君哲辟之在上而下有執國命擅威福之臣乎設令時烈誠有擅國之罪終始委任而尊寵者非孝廟與先王也耶如使為此論者少知尊主之義則時烈固可罪也其言不且若是其肆也况以我孝廟之睿聖神武先王之大公也明其肯受制於下任其把弄國柄而莫正其罪乎向者臣強之說發於北譯之口君臣上下莫不憤痛將有下誣之舉此豈為臣下而然哉誠以既曰臣強則主弱在

其中故也其時慈聖下賓廳之教曰先王於此果有一毫近
似者耶慈聖所以痛先王之受誣者亦在於臣強二字矣人
臣之強孰如執國命擅威福者哉然則今日當辨之誣不在
於異國而在於朝廷之上在異國則辨之在朝廷則置之其
如義理果如何也前後進言於殿下者舉多亂倫而敗常至
有勸殿下以照管慈聖之動靜者自古未聞以子而照管父
母則豈非逆理之言也全佑明之於國家同休戚之義又非
他人比則疏中所陳只是至誠憂愛之發而殿下之受而自
反不示辭色亦察其意之無他也至請召致而廷詰有若置
對而鈎問者然此何意也易之家人之彖曰女正位乎內男
正位乎外其下文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註之者曰
既言男女之正又推本於父母之嚴觀此則男女內外之位

非與母子之謂者豈非的然明正而以此援而為諭固已悖
矣至於不貳過之說尤非臣子之所敢出於口者指斥慈聖
之過於殿下之前曰母使貳其過以殿下之明睿豈不知其
言之悖謬而猶且假借太過如朴憲狐鼠輩固無足恠也憲
疏所謂內而驚動慈聖之心者其言大不敬其忤極叵測未
知何人以何說驚動慈聖而慈聖所驚動者亦著於何事也
此不可不嚴鞫正罪慈教之由於憲疏大臣亦以承教於榻
前矣今若因此盡傷以致玉體之增其不豫則殿下當作如
何懷耶治姦人誣詆之罪少慰慈聖之心此亦保護之一道
也憲之情狀聖上亦已洞燭而趙嗣基公然投疏至以歸怨
於慈聖而為恐動君上之計可謂無忌憚之甚者嗣基被譴
之後右朴憲之徒訖可少戢而百計營救至於合辭請釋於

前席如恐不及為憲地則至矣歟不為慈聖地乎至於楨種
之全釋出於慈聖與殿下之特恩則不害為親之仁而至
於自下力請放之然猶恐放釋之不早且聞其分疏之言至
以為初非重大之罪比如家人子弟之近婢僕於父母之前
云是何言也先王之所深憂而難處者慈聖也已親諭於臣
鄰矣如不以先王之憂為不當憂而慈聖之教為不必信則必
不敢肆然為此言也且自大妃處置楨種事後高徒深懷忿懣
勸上照管慈聖動靜洪宇遠疏請使不致過李壽慶攝疏請
上與慈聖異宮而居不果工而傳說喧騰又有隱疏壽恒過
上劄上下批功責曰時烈貶降論庶壞亂禮制所當論以一
罪而以孝廟禮遇之故施之以次律矣卿劄所謂徒急於罪
時烈而不知其言之侵犯於君上云者尤極驚愕又曰至有
勸殿下以照管慈聖之動靜云者尤不勝駭憤也是將欲准

間我母子耶噫母子之間人所難言况以如是萬之不近理
之說詬辱君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一覽劄辭仰天叩首
生不如死云云右相許穆以合辭請釋引答陳疏工恭洪宇
馬之誠吏判尹稿兩司啓請金壽恒罷職答曰中道付處又
請遠竄依啓靈巖定配朴憲受刑六次定配羅州○吏判尹
鎬上疏請大王大妃服制改以斬衰略曰宋時烈等議禮蓋
聞士庶之事而不聞有王朝之禮故也王朝之禮自有大經
既尊居九五則不論長幼嫡庶而有為長為君之禮內外親
戚百官士庶皆斬衰三年雖母后之尊亦以徒統之義與天
下同其服此百王不易之道也故禮曰為君斬與諸侯五屬
之親者皆服斬漢人之言曰諸侯之奪宗聖庶奪嫡是也我
朝五禮儀宗用古禮大王喪則凡在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

麻之科者皆服斬是以國君斬衰之服非但古禮則然國朝成憲亦然嚮日所引皆以未傳重者言則其已傳重者固不可以是班之也然則已及大王大妃之服亦宜在斬衰之科而既往不可追惟大王大妃之於先大王之服尚未盡正蓋先大王之於大王大妃雖若在孫服朞之列而既居君位則當服斬衰三年之服不宜更在齊衰與士大夫比也臣謂未秋大練時大王大妃服改以斬衰以終三年議大臣領相許績曰母后之於國君其尊既同則宜服本服若所謂五屬之親者恐不并指母后而言也五禮儀云々正指五屬之親為臣於君者而言也而尊同服其服者亦不在以限也右相許穆判府事鄭知和亦以尊同為言於是上排眾議斬以斬衰之制命以今月十八日練祭兼行受服事言于該曹尋命招

公卿三司議服制竊猶執前見穆曰子無臣母劉侍讀之言是矣穆曰未聞父母猶親屬也父母之為五屬斷無是理也鑄曰臣唯知周禮父母似在五屬之中積曰此乃鑄自做之言也母后之為國君斬見於何書耶且欲以已傳重而增其服則太后之於皇帝猶可增齊至斬上皇之於皇帝本是斬衰斬衰之外更何加焉鑄意以為今為齊衰則恐其有士大夫為孫服之嫌蓋禮曰天子諸侯絕傍朞今先大王若不在嫡孫承重之位則當並與朞服絕之豈復有齊衰之服哉鑄以為喪君三年以明君之於民有父母之義先王之於大妃乃子孫之倫子無臣母之義則固不可擬之於臣民服斬之類也其不可捨本服而降服臣民為君父服也明矣鑄所謂五屬之為言屬於己之謂也屬字之不可加於父母以上

明矣先王所以親考禮經而釐正之者即釐前日暮服之誤而反齊衰三年之正也今若捨先王已正之齊衰而增至斬衰之過則竊恐先王釐正之本意未免歸虛而盛德大業將由此昧然不明於後世也諸臣皆同積說鑄曰此不可以言爭只在上斷而行之備忘記初欲以斬衰倣行古禮今聞大臣之議叅以禮經則終無明白可據之文大王大妃服制勿以斬衰磨鍊○備邊司上五家統事目二十一條見國○漢城府上今年戶口數合京外戶一百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十二口四百七十萬三千五百五○選臣奏右議政許穆位三公年八十二矣當入耆社而故事非文吏不得入豈以三公其所無如經選春秋皆文職而獨不入耆社乎上許之○十一月引見備當諸臣出獨留許積出示一幅畫乃滄波萬頃

汎扁舟一葉也上謂積等曰舟無維楫而中流遇風則必有顛覆之患此可推於君道矣圖上有一篇文章乃御製也其文曰夫治國之道有五一日好學問也二日用賢良也三曰納忠諫也四曰好問其過也五曰賤貨貴賢也嗟呼君臣之義比之滄波一葦何則夫舟者君也水者臣也苟無維楫而中路遇風波則船必覆矣以此推及於君道亦可知矣孤嘗與言及此惕然驚懼命畫工圖繪舟水之形粧綴篋軸常目在之青兔癸未日謹識

二年六月定宣廟世室議○正月吏判尹鎬再疏待罪曰負累思愆之輩敢于經國之大計至茲陳橋之說沮萬姓忠義之氣壞宇宙不泯之倫都承旨沈祥言尹鎬每欲伏義歸師將不無陳橋之虞云故也○十月僧人處瓊誣告伏法處瓊自稱昭顯世子遺腹男告於許

辰丙

積家命公卿雜治乃原州驛吏孫燾之子而兒名太鐵遂處
斬○十二月築開城府大興山城許積所建而柳赫然監等
三年領相許積以戶叅金壽弘議禮守正年今八十請加資
特陞資憲○二月將親耕親蚕既消吉而罷時鑄積輩陰結
楨耕久蓄不臣之圖而以國舅金萬基金錫胄未敢遽發於
是許穆建親耕親蚕議蓋親蚕則當備嬪御故欲進吳挺昌
女以圖壺位禮既備忽大雷雨暴風壇墀帳帷震蕩破裂上
震恐事遂寢○掌令金邦杰疏論兩銓吏判睦未善政注之
穀雜又言徐文尚惟薄不修之說若非虛言則當明示邦刑
若無所犯而柳晉三白地搆捏則亦當覈正陷人之罪而該
堂故為迨拖必待晉三十七之年乃以不得加罪八啓啓日
中取考私書明知其本意云晉三所拱刑曹推絨該府原情

巳丁

足以憑覈而必欲取信於私書斷獄之法果如是乎○兩司
請以議禮事告廟不許自黃錫薛居仁疏後學儒李碩徽鎮
川儒朴之憲咸昌儒盧灝幼學蔡悌胤李泮館學儒等相繼
疏請尹憲卿疏卞采時烈違遠之配廣州儒李永敷掌樂正
趙嘉錫亦疏訟時烈府啓金聰請以正邦禮明宗統之意告
太廟須中外院啓李元楨并以起闈不允生負尹樞等七百
餘人上疏論救樞之封章也都民為之掃除街路且衛物酒
水爭相迎勞樞江畧定配疏儒忠清道朴晦章定配進士李
東亨配慶源慶尚道生負蔡河徵配慶興判府事鄭知和劄
曰曷嘗有以人臣罪辜上古太廟亦安有告廟後其人終得
保全之理乎又曰金安老告廟於既死之後大臣穆劄所云
正與今日事不相類也至於尹元衡已死於明廟末年而告

廟於宣廟朝近聞造臣以元衡雖告廟而不加罪為言李元
告君之辭若是其誣固何哉答曰予志已堅定又以用譎欺禎言
謾責元禎引見時許積曰告廟不當誠如聖教只願聖上終
始堅定且勿摧折大臣許穆曰有事必告聖所當然今此告
廟在所不已金錫胄曰已友服制專用國制固非時烈之做
錯厥後收議不無做錯此則時烈辛丑承召時待罪造席而
先王以不用之空言批之今之議者以時烈已友誤禮為言
似非實狀矣金壽弘亦上告廟疏

四年閏三月校理崔錫鼎上疏曰殿下臨御未幾竄逐大臣輕
開荆棘之路數年之間言事之臣罷黜聯翩韋布之士謹罰
相續今之論者以貶薄君父為采時烈之罪案以離間骨肉
為金壽恒之罪案夫君臣大義天地之綱常也臣而貶君果近

午戊

於人情乎况如時烈林下之一寒士蒙孝廟不世之遇義則
君臣恩猶父子其欲報效之誠必萬倍恒人而加之以此等
罪目不為天下之至冤乎金壽恒乃先廟顧命之臣也上封
論奏言辭剴切深陳諸臣誤事之咎論斥尹鐫悖理之言憂
國愛君赤心皦然而不賜舒究遽下不忍聞之說左右之臣
慙患羅織孤忠未暴罪網橫加一落炎取屢經寒暑天涯戀
闕隻影堪憐時烈之安置今已四年瘴海捩棘疾病沈嬰白
首殘齡餘日無幾深恐一朝溘然使聖明有殺賢士名惟殿
下無哀於垂死之需俾得歸死故里以體孝廟當日之心焉
壽恒思宥遽允還收使左右窺其俯仰豈不惜哉

○十月罷增廣會試榜罪試官朴泰輔等試所草記今日開
場以左傳美疾不如惡石出賦題則舉子幾半起立曰題意

大有觸諱不可製請開門以出故改題以試之意敢啓閔熙
遊襄為言許穆劄論之命試官等拿問會試罷榜朴泰輔供
曰上試官覓題未得使叅試并皆搜出矣身偶取左傳翻閱
之際見有羨疾不如惡石一句語偶然拈出僉意歸一譏貶
為罪千萬暖昧上曰朴泰輔以末試官敢出書題而乃引廢
長立少之文以試多士極為駭痛遠送定配李正英李弘淵
尹琛睦天成金惣李華鎮並徒配咸安幼學鄭東耆疏言權
牛紀以大哭明倫堂出題
按御解本輔又○十二月特除叅奉李三達六品職乙卯三達上
疏言臣父擢曾於己友與尹鶴共論暮年之非宋時烈必欲
置之死地時烈同甥李泰淵啓曰幼學李擢外鈞學行之名
內懷陰狡之心貪財醜正見棄於人三寸叔李立身無後身
死妻具氏取擢之兄子三才稱以侍養將托後事則擢也憤

其不得分執其財物詎辱具氏因有紀極又以諺書殺罪具
氏無復人理請并與李三才同為案問嚴刑定配抱恨而八
地云至是許積等言其論禮有功至被竒留宜有贈典廷議
不一其子三達特除六品○兵判金錫胄巡審江都還進地
圖凡筭墩處四十九書啓畧曰取考麗史高宗時筭江都外
城聞之父老巡審刑止沿海東西北三面俱有城土周遭靡
尼吉祥山後疊石為周琛者亦其遺制也訓將柳赫然囑臣
試筭浦泥為城子故依其言令一校卒役夫就浦邊數席地
鑿土為城塹狀潮至不圯今依此法更修麗朝舊筭便矣文
殊山於江都為對峯窺山矣俯視江都正如坐椅而視碁局
此非對也直壁倒之矣非窺也直肆然臨之矣今若不能圍
而納之於一區之內為敵人之所據則江都之人舉將當食

而不下咽矣前日之議籌文殊山非浪計也長峰紫燕分峙
海門為南漕咽喉煤音距喬桐數里而近與江都人可隔水
相語可置鎮堡日串鎮即燕尾亭中廟朝名將黃衡之遺基
也即設此鎮將給其代而衡之後孫故大司成黃床力辭不
受今床之子益貧弊不振今若計給其不耕之堰田則可無
白奪之譏矣命廟堂次第行之○黃海監司權脩論閔防利
害因進圖經疏曰臣遍觀道內如海州之首陽文化之九月
載寧之長壽瑞興之大峴岩阻險狹而僻在山巖即古人所
謂山塢避兵之處非固圍禦敵之要害也惟正方城左聯洞
仙右枕棘城最據形勝然由閔西通木道有六條路洞仙為
直路此固在我必守之地南有棘城正方山逶迤為平岡南
走狎八海滄浦邊迤袤可五里古人尋城守禦處也北有慈

悲嶺自黃州東北行數十里路分兩歧由鯉魚淵踰慈悲嶺
達于瑞興此一歧也由板籍院趨遼安此又一歧也慈悲嶺
已榛塞有眾一旅足以守敵板籍路口稍豁必待築堡立柵
以守其隘塞墻在三登祥原之界兩崖夾束巉巖三十里必
行石穴中易守而難過塞南在陽德地界危險殊絕守以羸
卒數百則雖使鄧艾更生亦未易窺外此則惟有踰薛罕嶺
八咸鏡地界而已凡此六條閔隘洞仙為兵衝至於棘城地
平無阻面濶難守必須設為重險然後敵無繞出背後之患
矣青石谷雖曰天險迤北趨東轉八兔山界則大逞小路有
不可勝數者由此論之欲為守閔距敵之計無要於洞仙一
帶而周防費力亦莫重於棘城一路也疏下廟堂

未巳
五年二月左尹南九萬上疏曰臣竊聞街談巷議萬口喧騰

之說故清風府院君妾之弟卽前校書正字許堅之妻也府院君妾有與堅相詰事往于其家為堅所歐至於折齒毀傷號哭還歸惡聲載路穿過街市府院之妾雖曰賤人乃慈宮之庶母也堅乃敢歐打倖辱如此朝臣無為殿下言者掌法之諸臣亦不敢問誰何此誠天下古今危國亂邦之所未有所未聞也臣又聞大司憲尹鑄之在江上也公然斫伐西道養松幾千株新造家舍云凡生松斫伐滿十株則罪至全家徙邊而宰相權門盡山斫取以成其家而置之不問豈不大可寒心哉且聞近日勢力之家掠人妻妾姦騙狙詐醜辱萬狀都城之人怨毒憤鬱喧如沸鼎臣雖不知其人姓名謂何而此亦古今所未聞也答曰聞甚驚駭令攸司速為明查許堅禮亨堅妻柳徹堅異姓弟拿囚許積疏言堅以其妻淫行將欲下唯出其妹同驕而未發

惡之事尹鑄疏卞李褒伸救君鑄權入運請對力救命勿行查判尹金宇亨右尹申最上疏言山直輩捧招而遣判官沈益善叅事李相殷監役宋光淹摘奸則加佐洞居幼學金世輔先山松木三百六十四株尹大憲家送奴斫伐車運馬載以去指訂明白故將為待曉書啓而遽因大臣重臣之言命勿行查不勝駭惑於是卿宰儒生交章伸鑄而斥九萬金世輔扶配宇亨最因臺啓罷職不叙○禁府啓府院君妾之折齒歸之自仆觸傷禮亨與柳徹交奸罪並處絞○兵曹啓掠人妻妾皆無宗事兵判金錫曹請移捕盜廳大將具鎰申劉合坐推覈李東龜奴婢及徐億萬婢子等招內某日日暮時有一漢持鞍馬稱徐同知送馬且言同知妻猝得重病死生未分之狀億萬妻次玉李東女信之不疑乘馬而出帝者促鞭橫走

婢輩追之不及不知去處過五日後次玉乘昏棄置於徐孝男家前掠去人即社稷洞正字堅也諸奴婢招如出一口而李東龜次玉獨隱諱不服大臣引見權大運力請移送禁府善李夏鎮鄭維岳推問次玉及奴婢等皆變辭於是許堅次玉等諸罪人并放送捕盜廳軍官書負等分輕重勘律南九萬遠竄濟○江都投書人李有偵伏誅告廟頌教三月發諸道僧軍等墩培於江都前水使李儻領其役有人投書備以千搃董役有一役生乞糧備給穀弁未留語穀日至於對生博爽初八日其儒生使主姬侍送一封信於儻而逃去儻見之過三日後始封送其書於兵判十三日請對其書曰嗚呼此何等時耶昏亂罔極之日也苟有義氣之人必當革廢亂朝以正國家今諸公得大眾據近都此天假手於諸公今之為政者欺君負民亂其國政而反憂外寇勞民築城此何心術也今十三日即癸亥

反正日也以此日方議直八僧軍合勢各持蒸米一斗八城之後昭顯孫林川君即慶安君子而時在安國洞此真聖人也國之宗統也今日之禍以宗統之失其序也今諸君為立此君以正宗統以祛朋黨則撥亂反正非特一時之功領相兵判訓將真為斬之光城亦不可不除去也儻送此書於兵判金錫胄請對奏達兵判訓將皆直宿各營因許積所啓投書人懸賞購捕李儻拿鞠杖斃王孫焜昌大城濟州安置因廣州出身等李仁微陸嘉善銀千兩來告李有偵縣令對之明孫投書中有吾家倭洞故叅議李枝茂家庭鞠刑一次承違事之後以此相尋云而有偵家在倭洞庭鞠刑一次承眼結素陵違處斬其子弘祖弘道依律處死告廟須赦左相權大運所啓告廟文及須教文中以因時烈輩所倡宗統嫡統之說而釀成此變之意措辭製進何如上曰依為大提學

命招金錫胄製進○告廟文國家不幸勾徒搆逆蓋其釀成
非朝非夕粵自己亥奸臣亂統以嫡為庶指長為衆敢引四
種至引衰免貶上降尊孰不可忍皇考斯痛據經正訛議啓
之臣謹罰先加討罪未竟玉凡斯憑顛爾小子先志是承并
竄巨魁典禮乃明想我列聖悅豫宜宜顧彼稔惡不少悛改
快快失志日益怨懟締結煽動馴致亂階今者有偵乃其羽
翼云云推增領教文曰自勾書遽聞邦憤彌甚而罪人斯得
王法乃行肆稽彝章用播明命粵自冲顛之質叨此艱大之
基遵先志而定禮論厥考翼其曰有后瘡衆惡而救刑法惟
德意亦在其間祗緣大憝之罔悛以致邪說之益熾夷倫歎
紀終為無父無君之歸履霜堅冰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久矣
黨與之煽動果能逆節之釀成逆賊有偵虫芴之微蝼豕之

性施宜生身毛皆逆常懷走虜之計孔熙先志趣乖常便生
作賊之謀頃當防海之墩役舉調八山之緇徒就島將而丐
糧密結外援之勢托村媪而投饋肆發內圖之機攀援近親
而欲移乎宗祏祖述謬禮而為亂於邦豕帝王傳統之莫嚴
乃敢謂之失序城闕稱兵之不足又輒謀為不軌至欲加害
於諸臣即亦逞凶之餘事噫嘻是可忍也虞憂有難盡焉凶
貌易知尚曰形像之可紀鬼物旋遁若為影響之能尋予不
憚重懸而購之人果有竊識而言者重檢複壁已無地而潛
箴垂罩張眾若自天而下掩俄天明而受縛已人奴之承款
蛇舌梟音即爰書而罔諱妖腰亂領服常刑而無辭奚但逆
折乎奸萌抑亦差嚴乎禮防已將有偵依法正刑禮德為施
仁本之或有時而齊刑春秋有討逆之文蓋在貴乎一統茲

當更始之日詐新廣蕩之恩云云於戲天地好生圍萬物而
同慶雷兩作害與八域而維新故茲教示想宜知悉祗緣下
夏鎮權諧諸人追改金錫胄製進金錫胄上疏教文中李夏鎮等添改
三四句語而臣作江都之行得藝院所服則三次改正之時
猶不使館閣需次之人代撰而仍冒以臣名云正諺所謂張
三操刃李二償命者云庚中金錫胄言告廟之文右極痛惡
變而封上為書之李簡輒稱賊薦又復推及於宋時烈以為
賊魁此文初無自上命意之事而直以渠無肆然詩張至於
矯聖言而謾宗廟笑○三月命修成三問等六臣墓露梁
上曰製述人極違之配
津南崖有六臣墓上方臨露梁大闕望其墓命改修後因儒
䟽立祠墓傍辛未輦過又命復官致祭賜祠額曰愍節其五
塚標以朴俞李成姓氏又有一成氏蓋成公父勝云河公墓
在善山柳墓獨無聞當時禍作無人收駭者有僧負屍瘞此

或云金時習也○生自宋尚敏備述禮訟始末作一冊子且
陳尹孺等証悖之狀上䟽以進即為鞫問尚敏刑五次物故
寫䟽入朴世徵亦杖斃趙根申啓澄刑一次趙根慶李禕三
申啓澄渭原具時經伊川分等定配更以禮律一款陳䟽者新
以近律者宣布中外○合啓請宋時烈絕島椀棘依啓南九
萬移配南海權大運請使統制使譏察巨濟注未之人俾不
得交通外人從之尚敏号石谷湖西兩司大諫崔文湜持平
納李莘鎮正言合啓請宋時烈按律不允玉堂柳命天沈檀
金瀉相李庚賓請快從臺議不允許穆劄論宋時烈罪當死者
成吳始萬金聲吳李湜三備局諸宰三司請對許積曰時烈罪狀已具按三司啓劄
不必更陳當初中外皆以貶降為其罪業臣則每日渠雖無
狀受孝廟因極之恩豈有貶薄之理乎必是執拗所致及見

檀弓免子游襄之說時烈於榻前自陳其志發故臣亦以為然矣厥後抵時相書出然後始悔臣知人之誤而尚敏丹子投進之後尤可本心所在自古惟奸罪惡既著之後寧有不死者乎柳命天曰其書所言皆是不通溫泉則逐年行幸而咫尺辱陵一不展謁云是何等語耶諸臣左相推大運右相禮判李元楨判判郎檢工判吳挺諱護軍尹陲禮泰善推大載江留尹以濟承旨李鑄三司則皆劄啓中人縷陳請終不允陽城進士趙頤灝以告廟上疏吏判洪宇遠及忠清道生負蔡範夏生負李之麟招之麟疏至有越海指日把關語陽城幻學朴尚淵慶尚道幻學李顯命全羅道幻學柳東錫等連疏請按律。府啓以構成堅獄具極遠竄海府啓閔鼎重等遠竄不允大諫權大載榻前啓閔鼎重長維重海李翻明李翊德李選龜遠竄。四月五把子屢橋掛書曰南黨溷濁西類怨

恨人心離叛宗社危急大變已迫初元元衡之患定在八昏又刑書西人為當翦除未有北鄙士奴居昌執訊可得其真之語柳赫然啓達捕東大將金啓幻學辛聖老居昌之主李煥儒居昌移送禁府尹儒上密劄請招大臣卿宰可與商事者大修警備設扈衛榜書所出諸臣將兵在職者即易置之又劄請親覽榜書至於將兵卒典宿衛鎮畿輔之人急為改易然默觀斯行戡定裕亂幸甚又劄曰囚人李煥舉臣姓名於其供辭云煥固臣之窮鄉疏族未臣家者也煥實有罪則不能早自拒絕臣罪也知其無罪由身而死則臣又愧之權大運啓曰闕門至近之地肆然掛書不過怨國之徒為之又請跟捕居昌詰之則其事遂歸於尹儒門容李煥之就鞠承欺而竊連上劄密赦積等雖斤煥為妖惡而終為竊遮護其

事遂解於是人皆疑其稿等所喉稿創庚中命下鞠廳○八月判府事
許穆上劄曰頌議政許積先王之所願托上之所親信既任
大責重而締交戚里以為形勢宦寺貴近結為密客同上動
靜以為迎合有相門內官之譏漢山淪沮城壘萬杵民甚苦
之其庶孽子堅所為無狀國人所知因南九萬疏事始發覺
而掩匿覆蓋九萬竄堅卒無事人心益不快尺目畏惡門庭
如市賂遺相屬其所浹者貴戚宦寺其所親者諂諂面諛彼
八相時之烈與之相善每當論議無一違忤時烈敗後附合
公議然及告事議起見外戚貴人陰厚罪人者乃曰此禮若
行則後為難處沮抑不行大義在宗廟乎在特烈乎江都賊
書又不即上聞何也日月無光列星失行皆大臣之咎惟殿
下察之老臣荷聖明優老盛德得返身鄉閭今一年復八脩

門世道人事至此極矣自今又過一年二年則當更作何狀
世道人心耶谷曰觀卿劄辭不覺心寒骨冷領相以元老著
龜輔相三朝竭心盡忠可質神明而卿以山林耆德不念重
協做出陷害之言劄中所謂締結同上等語必有所聞之處
使之自首以為處置之地又上劄請罪批下後出東門即令
本道給馬權大載光州權階道李沃定州李鳳徵先遠寧吳始壽
拜相幼學李后平疏赦許穆斥許積極遠甯洪宇遠疏斥
閱點赦權大載宇遠削職

申庚

六年三月故頌議政鄭太和復配顯宗廟廷初以太和及趙
綱金佐明配享矣稿輩以鄭載嵩疏陳其父議禮事出享至
是上以先王廟庭無相臣招公卿雜議復以太和配尹稿李
夏鎮李豪等交章詆斥領相許積八對陳辨○二十八日領

議政許積家為其祖潛謚號宴是日天雨上謂侍官曰今日
領相家延謚而雨油遮日欲賜之侍官曰內儲油幄已盡持
去矣上怒曰御用帳幄任意持去韓明澮之所不為也即命
掖隸徃偵之隸契衣造宴處見一時權宰畢集柳赫然福善
君等亦皆居右以西人與者吳斗寅李端瑞數人而已金萬
基為其請強薄幕始至掖隸還奏上聞其黨眾勢張決意除
芟即命留門牌招柳赫然申汝哲金萬基赫然即宴席承招
而金萬基隨起積前搽萬基手曰此何舉措公必知之萬基
荅以不知拂衣而出座間莫不驚愕失色柳命天起謂積曰
今此將六諸臣之命招禍色可知若三公俱進請對則可隨
事彌縫積曰自去十月間上意顯有厭薄之色今雖請對無
益也命天強之許積閱照位駕詣闕下則備忘已下諸將皆

易符轉移之頃軍國之勢一變積熙惶忙退歸曉出江上辭
述過五日鄭元老上變積堅諸賊伏誅或云次王之獄由於
南九萬故積恨西人次骨堅之黨謀益肆適會金錫胄為造
屏裡給休紙於屏匠矣偶為還推則屏匠所受與逆堅家休
紙同為束置不能分別並納於錫胄手自披閱見堅休
紙中一簡有麗水辛女除去後可圖之說內殿辛覺有叵測
將此密啓而且與萬基同為詞察隨即上聞七月上密召別
軍職李立身忠壯將朴斌南斗北密教許積柳赫然福善君
家動靜僅為隨聞見來告金錫胄即與白金四百兩三人分
持投三家去各狎其娼婢出入留宿無間晝夜堅柙赫然之
奸謀凶計無不規和一日柙家婢有痛指端者問之乃曰近
日吾宮多造戰服連旬執針指端糜傷痛不可忍也又問造

幾襲用何處曰賈三升一同造戰服殆過百襲而用處未和也立身悉以奏錫曹萬基亦密為之備及其設宴也積安而入甚勤使堅躬造者五而錫曹辭以疾蓋恐有變也乃謂萬基曰吾二人皆不赴則彼必生殺大監可往矣萬基暮從座便桶虛乏徑取他盃而飲且喫菜莖而已巡盃之至牢辭不受慮或有鴆也錫曹即往精抄廳悉召軍吏觀角力之戲以觀變積祭告祠堂忽有雉鷄飛入床卓踞覆俎豆迨宴開饌進鷄又騰逸八座間東奔西踰顛覆盤皿殆無餘存積至今捉殺曰此吾人自亡之兆宴未終赫然等召牌卒至一座諸黨竟皆伏誅入謂積黨為西人所敗兆○是夜備忘記訛言沸騰危疑多端輦轂親兵之將不可不以至親位高之人為之以光城府院君金萬基拜訓練大將時赫然訓練將萬基摠戎使金益勳帥將汝

哲補申汝哲為摠戎使之即日受符又教曰公道淪喪私意大行注擬之間專用一邊之人權勢偏重驕恣日甚決不可倒授太阿使主勢孤立於上黨與日熾於下吏曹判書李元補姑先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二十傳曰鉄原量移罪人金壽恒放釋叙用三十三公陳劄辭免並勉副金壽恒為領議政鄭知和為左議政鄭載嵩吏曹判書趙師錫吏參柳命天代朴恭尚吏議睦昌明代○大憲閱黜避嫌啓倉卒昏夜易置大將有若事機急拔呼吸者然繼以削黜銓長銀臺長席一言發口而罷全諫多窠皆用特旨至於三公一疏即逐臣未知危疑者何事訛言者何說而殿下亦從何以聽之也兩司多官皆蒙恩逸臣無異同請遞依啓○特除都承旨慶最代李翊相掌令沈濡持平趙持謙大諫柳尚運正言李彥綱判義禁李

尚直○掌令沈濡所啓尹鶴極遠竄閔黯削黜閔宗道遠
竄依啓院啓初尚運李彥吳挺緯遠竄許堅絕島定配依啓
挺緯務安宗道羅州鶴甲山堅南海○四月三日政執義權始經掌令安浚恭持
平權斗紀承旨金萬重司諫朴世堂都承旨南九萬望加吏曹
佐郎趙持謙恭知睦昌明持平吳道一捕將李仁夏呂聖濟
禮判除授○四兵判金錫曾請對密啓向管體府廳文書則
伊川平康兩邑新設一屯而臣曾未知也今聞設為五哨有
騎兵有親兵又有各邑工匠其數不下數千姜萬松萬秩兄
弟迭為屯將把摠亦多年此則許堅妻甥也伊川縣監李東
楹似有同心之迹請罷職孝廟別擇武士宿衛近密不許外
人宗班交結者意非偶然而別武士李尚立與福昌兄弟極
親密或桶遊觀或桶射帳或桶川獵聚會武士飲酒團樂尚

立以橐鞬陪行、止殊常今番沐浴之行亦為隨往尚立為
先拿問定配依啓○院啓楨柵柱島配事依啓楨巨濟柵島柵
橋安置○許堅宗室柵善謀逆伏誅許積賜死先是積鑄等
密議假托大義別設體府於積家園違積為都體察使兼摠
兩局輦轂兵旋罷耳設時忽桶八道兼管內外締結柳赫然
擅設兵屯遂與羣不逞之徒日夜聚會謀議陰秘又廣募力
士招納不軌窺上動靜調察朝紳至是堅與元禎挺昌台瑞
禎柵等謀危宗社禠迫朝夕鄭元老姜萬鈇李元成等曰金
錫曾上變四日初更闕門城門吹甬聚軍扈衛宮城設庭鞠
判義禁李正英同義禁吳斗寅承旨尹階大諫金萬重問事
郎廳崔錫鼎李玄錫權珪金儁相、、病代姜銑如出沈壽
亮任堂○福昌君禎福平君楹沐浴事伊川地出去眈鞠廳

罪人台瑞刑一次不服罪人柙施刑一次承服前年許堅期
會于鄭元老家言于笑身曰上無儲位且多所患國家若不
幸則八承大統捨大監誰也他日須善為之打破朋黨云矣
自聽此說終未發覺罪宗難免又問同黨不為直招刑一次
李尚立刑一次不服許堅原情承服矣身本以賤孽締結近
宗情迹陰秘積有年所上年三月與柙會于元老家飲酒談
話間言于柙曰聖上春秋鼎盛姑無可慮之事而萬一不幸
則即今宗中譽望在於大監捨大監而誰如是酬酌手書誓
言曰出於三入之口入於三入之耳萬一傳漏天必殛之乃
作三片與元老各持一片殺鷄瀝血和酒共飲三人約為兄
弟謀逆的實○備忘記柙以王室至親自孝廟先朝養育宮
中豈被不世之恩渠雖謀逆予不忍斬以邦刑特為處絞傳

曰廷柙既承服其兄弟多有究問事並拿來○台瑞刑三次
不服歷滕一次不服堅刑一次同黨不為直招○府啓江華
留守鄭維岳諂事倖相親諗妓妾之脉媚悅近宗請給伴從
之隸次王之獄挺身擔當百般設計曲為廷堅之地終反已
成之案請遠竄不允添以赴任江都受餞廷柙積京宴
時載送米石之說即允盈德定配○罪
人姜萬鉄刑十五度停刑加刑不服台瑞加刑不服烙刑不
服康轍刑一次不服楨一次不服洪有夏一次不服○引見
時上曰許積既無預知凶謀之事且是三朝舊臣今若致刑
有傷於先王則哲之明依嚴律例削職為民放歸田里後曰
臺啓竟賜死傳曰內官崔尚仰敢曰許積家產不能賊沒云
朴斗卿即曰閭閻之民皆以為許積若緣坐則吾輩當納貨
貫死肆然陳達以此為問目拿問○引見時吳挺昌身為卿

宰締交賤孽絕島圍置尹籛體府復設非徒力主金錫曹副
察命下則頗有不悅之色以偏僻等語顯斥君父其後許積
加出副察必欲以鑄為之予深恠之此等說話出於元老之
招仍其配所圍籛安置籛抵昌書有曰堅之英雄豪李元
楨山瑞吳挺昌圍置○堅楨綠坐許秩山許稜許籛山許
籛南海許稜許稜山許許稜山許許稜山許許稜山許
服姜胤昔三次不服尚立二次不服○引見時上曰元老萬
鉄面質時積云玉候危急將奈之何閔熙曰福善在云之說
發於元老之招鞠問宜矣頌左相曰獄事不可不慎重且與
凡囚有異故只請面質不敢自下請拿矣聖教如此諸臣之
意亦同鞠問似當上曰鞠問可也罪人閔熙招辭更問于元
老則以為許積家問答之言非渠之所親聞今於送堅亦未

知其虛實云他無可證之端上裁何如分揀放送○胤昔萬
松各四次不服萬松壓膝一次承服送堅與楨昏夜往來不
知其數日不記堅與元老及笑兄萬鉄言語間以為主上久
無儲位若有不幸楨等必為之兄弟皆賢而柙最賢云矣身
叅聽謀送同叅柳赫然刑一次不服尚立三次胤昔五次不
服占同刑十八度○傳曰台瑞欲免邦刑忍杖牢諱終斃杖
下籍沒綠坐議大臣○有夏四次不服李時賢二次不服韓
汝信奇尚稱丁彥之珪各一次不服胤昔壓膝不服楨李益
亨各二次不服胤昔烙刑有夏壓膝金楚三刑一次胤昔加
刑一次并不服尚稱汝信楚三各二次不服胤昔物故有夏
烙刑不服加刑一次○頌相啓李煥拿鞠○承旨尹階所啓
柳赫然於屯軍作隊別立事目逮置軍門不為稟議擅許組

練之罪固難容貸但以三朝宿將年迫七十若又加刑致斃
可慮領相亦請參配左相及樞大運亦曰臣意亦無異同遂
命減死遠定配靜大送柙射伴並加刑一次遠配金楚三海南
李益龍善朴時達定配陽趙修刑一次不服李尚立絕島
全家李聖貴遠定配○李景毅刑三次承服矣父台瑞每
以主上多病未有儲嗣為憂上年公主誕生時以為他日必
有諸宗爭立之患仍有送柙推戴之意上年冬送堅來訪矣
父亦以此意說道堅曰事勢固然吾家有權力他日不諱
則足以為之矣父曰韓琦呂端曾有定策事君家大監善定
策則好矣大監亦知此乎堅曰若徑言則必將發告吾於舉
事時胡服恟之則必無不從矣父言乾像如此若有事變
誰辨韓呂之事常之說道送柙定策之計矣凌遲處事○金

元九申斗極安命老李熙來各一次不服尹楨崔瑞麟申厚
徵各四次不服元九城熙來城并減死定配尹楨德柳營徵
熙定配崔瑞麟物故申厚徵刑八次不服○檀絕島圍籬安
置○濟州按覈御史李增八來尹昌亨濟尚仁唐大靜刑一
次不服○策保社功臣金錫曾等六人昌又云李元成追告相
錄李師命金益勳趙恭相申範華李光漢初係元成於三
等以不盡告之罪伏法削勳六人已已削甲戌只復初勳○
頒教文曰聖人之法必先於亂賊之誅王者之刑莫嚴於叛
送之罪茲當斯得之日庸降詆告之音予以眇躬夙膺洪業
念本支之鮮少務敦近宗閱國家之艱虞苗任舊相豈意明
有所不燭慮有所不周劉安竊文藝之名誤加寵愛林甫懷
狡猾之教謬委事權遂成禍亂之階幾致宗社之覆寔予之
咎雖悔何追送賊柙楨以王室之至親偏蒙屢朝之優渥獨

非時而出入如遇家人期永保其始終不問小過其奈族盛
而多僭且仍寵極而啓邪仍懷不奪不饜之心此豈一朝一
夕之故厚招武士不逞之類結射伴而作爪牙廣交卿宰無
義之徒布親黨而為羽翼遊獵偏於近郊遠野之外會集類
於深夜密室之中國人固疑其陰秘之踪急書果上其反逆
之狀柙則締柄臣之賤孽藉其權盛媒惡積之老奸通其謀
議文成約誓鷄血瀝杯觴之間家置王章玉帶兼日月之頂
幸寡人之有疾意將何為謂天命之在身事且不測興言及
此痛心如何楨則當其污穢乎後宮已有亂逞之先兆始宥
以遠曾屈法而申恩旋召而還寧悔罪而後惡黨與并滿於
中外犯上之賊謀初萌推戴互及於弟兄自中之爭形已著
樂格無已豈不慘哉鍾辰是均是何理也至於逞堅之檢惡

實由父積之弄權氣勢足以操縱朝廷富貴足以養養奸究
貧淫黷貨奚啻世蕃之挾崇驕恣騁妖殆甚敬聲之憑賀自
知王誅之必及於己仍交宗戚而力為之謀先布腹心大德
欲邀於後日私定指目凶言已播於群聽激動卿紳托寇戎
而復體府募合曉弁啗金帛而作家兵藏仲峽團束之私屯
敢擅指揮之老将設胡服劫成之陰計預議驚惑乎愚民奴
重臣一二人欵脇迫而威眾逆力士數十輩將護衛而八宮
觀其首尾布置之形殆有肘腋猝急之變幸賴神人之協贊
遂得凶孽之咸擒柙即爰書先自承而吐款楨有眾證雖欲
諱之難逃持推惠於餘息命就磔於屏室凡諸妖亂之腰領
悉依邦國之憲章云々亂生於骨肉之至親既厥情之必得
禍發於股肱之巨室於予心而憎嗟然而事闕宗社自騰輿

情之喜慶均遐通寧稽煥誦之宣云々於戲國既免危而復安人得轉禍而為福陽和布氣思與物而維新霈澤流恩庶自今而更始九萬領相啓次王之獄古今所無遂堅正刑人爭割股剗腸此又都民所共切齒上曰次玉及忝證人令禁府嚴覈次玉捕廳招矣身李東龜女徐孝男子億萬妻也上年正月矣四寸甥李時靖迎妻矣身往忝日暮後矣婢淑只末言矣舅母徐同知妻猝得重病送人馬末云遂乘其馬行疾淑只落後俄入一大門因被捉入房舍則有一兩班年近二十七八歲而面鐵髯少者遽為劫迫堅鎖房門不得不被劫過二夜朝夕之飯則以其飯除給矣身號泣不食窺見窓隙則其家庭甚廣潤亦多松木第三日昏微雨時騎馬以送之置于矣父家洞口而去矣身潛入矣房蒙面以卧只

以實告於矣母而矣父性急故不敢言被劫之事掠去兩班雖不知其姓氏而其家人呼以正字矣身歸家後得聞許政丞家許堅云朴續榮招矣身李東龜妻甥也堅戲言曰汝侄女姿色絕羨云吾欲一見矣身敢生琴棧仕宦之計次玉往李時靖家時果為潛通掠去劫奸之矣獄起後崔瑞隣以堅言來請與之偕往依幕則堅與姜萬鈇同坐誘矣身以趙璿教誘樣納招以為翻獄之計而初招不為援引則其夜堅著羅將衣潛到矣身囚處低聲密語曰明日若不援引則判堂已為善當猛杖打殺再招又不援則刑推啓請故三招時始依堅囑以至翻獄而特命同知鄭維岳凡干文案專主筆削亦言不書不言亦書變幻供辭趙璿之死鄭同知也矣身之橫羅亦鄭同知也特命其時判義禁吳始壽極違水遠竄

睦來善李夏鎮罷職。○政院啓送堅財產中玉帶錢依上年
撞碎玉圭例取來撞破依允。○府啓請吳宇遠、竄明趙嗣
基極遠竄穩李壽慶削去仕版依啓。○院啓朴憲拿鞠金
壽恒上疏時請罪三司李堂揆柳命天睦昌明李瑞并削職
依啓。○罪人楨賜死。○院啓請柳赫然尹篤丞正邦刑不允
府啓請刑曹叅判趙醒身負重累為篤積舊大慶州府尹柳
命堅司諫金夢陽正字柳哉送堅之客注來驩狎請并削版
沈檀諂附許積締結送堅為其郊有冒居銓曹請削版依啓
○傳曰楨子女為孛破家瀕宅事勿施籍沒事依啓。○傳曰
罪人懞罷養歸宗俾無緣坐福寧君子。○府啓任誦李胤慶
以不忍言之說構疏到院退却之言傳播一郡聲罪出鄉自
知其罪上言自明置對究問之際顯有難掩之情當時薄施

流竄人心至今憤惋請嚴鞠正法又啓請亟寢勦勳之命不
允。○傳曰已定禮論更有提起者論以送律。○傳曰先王行
狀令尹篤改換矣凶人所製不可仍存令大提學改換。○朴
憲刑一次承服李熙揆二次並減死島配。○李煥結案匿名
書李台瑞製之其子最明書之景毅使掛於橋邊而台瑞注
來謀議於許積家主意則西人中名宰武士欲為剪除命慶
絞。○院啓鄭維岳睦來善李夏鎮並遠竄。○府啓李袁論議
無罪積之風旨上下於篤宇遠之間庶孽通清之疏專為送
堅請削黜。○尹篤賜死前月二十八日八侍時領相曰日昨
仍院啓尹篤丞坐正邦刑事允下矣金啓措語則照管慈聖
動靜欲襲爾瞻仁弘之餘奸金錫胄言初非照管直以管束
為說許積亦於榻前而斥此言推而極之固不可測而直以

弘瞻之罪加之恐涉不當拿鞠後明正典刑似宜矣此外力
主體府復設使有包藏凶謀之迹矣承旨尹階曰楨樞竄配
時儻上疏力救彼此交結之狀亦可知矣楨樞等故後楨
等與吳挺緯設宴於吳挺一家邀儻夜飲極其稠繆其時許
積亦於稠中面斥挺緯矣上曰前年引見時儻不得副體察
使面色發赤以偏僻等語陳達必欲苟得兵權之狀豈入臣
所可為乎照管之外亦多發於諸賊之招拿來後推鞠可也
尹儻刑二次不服命還配下去年密劄二本再鞠四次不服
賜死傳旨尹儻本以先海朝孽臣孝全之子賦窮奇之性躬
饜饕之行以文墨末枝粉飾奸言自在韋布八則觝排經
傳移易章句出則或奪民田地或攘民邱墓其侮聖慢賢行
僻言偽固為當世之所棄予按嗣服之初唯以求才為急不

能卞忠邪賢佞之分首先用以不次日調月遣以至卿相其
為祭酒也駁使泮隸濫責騶金其為掌院司宰提調也偷用
稅銀擅分貢物其為憲長也誅以行禁發人死尸以驗其殞
殮斫伐禁山松數百株構成家舍玉果座首之犯律當死也
潛受死囚之金送恭踊於方伯使援其死至於五月蓋其嫚
君擅法亂我典章其由來漸矣竊本與楨楠等外家五六寸
姻親夤緣締結潛通議論為日久矣及至楨樞紅袖之變乃
敢排圍請對挺身營救曰此不過子序近父兄之婢僕難問
其兩官則曰殿下何不管束慈聖之動靜乎其所謂管束云
者直是拘束使不得動撓其後乃變易粧點諉以管束承事
語言雖巧意旨自別予在冲年因卞情狀厥后宥釋楨等也
又復曲從鑄言而鑄則昏夜注來至受謝宴於吳挺一之妾

家此則吳始壽及挺偉之所不得諱於許積而積之所責者也台瑞壽慶煜即儻之心腹尚元煥憲儻之手足也許積初與儻不相訖及至台瑞用計與堅納交之後復與積相親而復設體府自點副察以畜後日之事者即渠大懿積慮之所存故以台瑞喉堅日夜恣忠以為必得之計規儻而席盛怒之色聽積再請加出之語予固致疑於舉措之異常也今見鄭元老所上堅之書則有曰副統之任付之於希麗希麗字金生麗水指希仲儻亦判也君輩之智皆出於下元老之招曰體府復設專為耕

地又曰台瑞與儻甚知儻之欲為副察請於遂堅云台瑞曰體府復設乃是好事宜使希仲陳達云又曰儻言本府節目不得無掩兩局殊甚失當使我為副則自當善為云萬頃招曰堅使台瑞激動于儻苗得體府堅招曰台瑞每以儻差

體府之意報之於其父積之招曰堅欲差儻以體府故舉三人以對而儻名亦在其中云其間情迹盡皆發露則前後罪狀俱合置之邦刑猶用寬典減死發配今者李煥又以匿名書事伏法儻之密劄留中者始出現之則儻之已未救煥疏至曰煥時常注來臣家又曰煥將由臣而死煥之凶惡古今罕有而常加情愛有同骨肉此宗類聚羣分自然之常理而儻於密劄以煥匿名者事關宗社機會急疾煥書曰為忠也則不忍滅親為孝也則何如負國忠孝不可兩全故隱而書之儻則曰忠孝等語似是欲告而有不忍其親之心煥書曰王家女投火之心則我也儻劄則曰其不出於晉王氏滅親唐懷光子為國之心又安可知也煥書既已列書諸人之名而大者必殺族故名少者不可族故不名也儻劄則又以為

榜書云々不可謂之虛妄而鞠問之事一刻為急書中所云
諸臣將兵在職者即易置之也凡僞劄云々莫非發明燥書
之註疏而意旨文字如出一手使此詐得逐魚肉諸臣之後
將欲何為耶密劄留中後問喉壽慶申請鞠問必欲售其陰
慘之詐無論與李煥相議榜書與否其察時逞凶之謀與體
府復設事一串貫來而密劄既出於渠手則屠戮諸臣謀害
宗社之計不待躬訊敗露無餘所當直用邦刑而勘配賜死
僞為祭酒造渠所坐交椅而面頭刻龍形其無君之心可見
其後本館堂上見之即破碎○李煥刑二次身犯節次承服
朴尚元二次不服趙煜二次不服減死為配朴尚元承服斬
之○前大憲李維恭叙用己未疏決時右相吳始壽曰李維
恭所見稍異追悔猷議以三年之制為是嘗言于時烈則不

徒不悟又從而怒之及被罪後長書遺時烈云々作書詆毀
書中文字傳播搢紳又有移書絕交事云如此改過之人快
賜放釋好矣遂蒙放釋至是下備忘記曰惟恭自悟書簡傳
播搢紳至於逆臣陳達特為給牒叙用惟恭上疏曰死罪臣
曾在先朝猥承服制收議之教臣與時烈既無服制之說時
烈與臣又無長書詆斥之事所謂大臣之言皆誤達也甲寅
年間聞都慎徵工疏蓋謂臣等不以孝廟為嫡子也故臣相
與往復曰宋英宗以旁支八承大統程子亦謂之嫡子况孝
廟以次嫡承而可謂非嫡子乎仍以程子代彭中承劄語為
證時烈亦以為然矣及臣流竄之後浮言出於中間以為臣
新作禮說盡改前見背及附時欲為免裾之詐人有見其所
謂禮說乃甲寅年與時烈往復者也臣疑其浮言之所出貽

書時烈曰鄙俚之說庚子陞為嫡甲寅亦曰嫡子前後不異也至於服制之說臣等未嘗有所追論大臣所達如此無乃訛傳或有偽作邪伏請臣與大臣者俱下司敗所謂書簡使之出見考交真偽答曰既往之事不必提起○故左叅贊宋後吉復官致祭傳曰後吉不過隨叅於議禮而已重被追削於既骨之後到今追思豈非已甚特為復官以右相閱鼎重賜祭○閱鼎重拜右議政○傳曰當初宋時烈誤禮之罪專出於取實疏中臆而不正之語指擬於先王將未免為疑禮亂統之故故特施流竄今觀惟恭之疏宋時烈之意亦與惟恭無異不可以置梅棘中○道付處清風尋全釋○合啓請權大運閱熙容護送孽任翻淫獄許穆敢稱孝廟政亂挺身伸救植梗罷職依啓又啓並遠竄大運熙中道付處穆事不允○朴僎榮慶紋○八月守

禦軍官李元成上變告鄭元老向前上變不為盡告云之蓋元成與元老四寸趙彬相親與彬飲酒彬曰我乃再生之人曾與元老同為凶謀得見元老送吳挺昌書辭盡是凶言云遂設鞠元老施威次承服曾往柵家吳挺昌曰太乙有變當為舉行云內官趙希望在座叅聽李元吉三次不服韓汝信二次不服三次不服許庶點同堅之廳直二次不服吳挺昌趙挺時子許庶各三次不服柳必興一次不服挺昌壓膝次承服結紫蓬柵向國家每發包藏之言締交武士欲為腹心以儻曾有赦己之言欲其得勢於朝廷至於將兵之任欲以己之所親為之以申汝哲有害於已嘗曰赫然惟老置之將任必無害己之事又言有一士人來見而仰卧廳上曰君有貴相宅有吉祥壬戌年當貴云柵自聞此言心獨喜自負其後聞

之其人乃天文教授崔萬說也所謂凶謀非有別樣事棧上
時無儲嗣朝廷上附己者多則異日自當故已常有覬覦之
志許積與柙初不親近與相親每曰如積者常在朝廷則吾
可保全而事亦可成每以告判烏慮常薰尹儁之烏副察矣
身曰以儁迂濶得副察必設體府於其家妄自尊大多有可
笑可駭之事汝之所望遠不可期而必先敗國事蓋柙意以
烏朝廷士夫易與體府復設與一賊堅同謀則可成故曾不
謀及於他人矣謀遂同叅凌遲處斬○趙煜二次不服趙挺
時烙刑施威次承服鄭元老二次承服崔萬說四次結案戊
午年元老謂矣身曰福善君非常人君試往見似令着弊布
衣麻鞋騎驢帶絛作殊狀矣身依其言即往柙家不道姓名
或坐或卧因其固問乃道姓名則柙曰鄭元老每稱崔生負

今何幸來訪試觀吾相矣身曰鄭元老每言自家之龍顏
席步有人君之相果如元老言常聞元老言以太乙數筭則
自家壬戌癸亥之數當為王者云今見相表果如其言柙微
笑曰其然乎又曰鄭元老為人可直拜大將矣身曰其人之
相亦好退故中路典床屢索紙筆書小紙曰數年內必有重
咎其慎之付之其奴直往見元老傳其所見元老曰鬚眉口
鼻皆異常矣其後與元老往南別殿瞻御容後携手上殿後
山巔指東方曰東村氣像何如矣身曰有黃赤氣好矣元老
曰其應何如矣身曰必有某樣好事謀遂同叅凌遲處斬○
趙挺時烙刑施威次承服趙煜五次不服鄭元老二次承服
趙挺時結案矣身以惠即往許積家見廷堅於家後草堂與申
宗華同坐台臨適至見分撥而言曰體府復設非但為外憂

自上時無儲嗣卽有不幸定策必在將兵之人此時體府最
為關重矣堅曰家親雖為都察老昏恐誤事體府方與家親
相議金錫胄尹儁李元楨皆可合矣身曰果善忠之因指
座前二張八字曰誰人之命也堅曰楨擅之八字謀逆同恭
凌遲處斬○洪萬宗刑二次不服汝信元吉烙刑二次不服
元吉汝信物故趙煜物故許虛點同萬宗珍定配鄭元老結
案丁巳間笑身與姜萬鉄會于蓮堅山亭堅曰南人早晚必
敗世子誕生汝光城得志則如李逆金萬重輩當奈何笑身
曰嘗聞吳挺昌女有八遮之說何不遮八字堅曰前日棟擇
時吳女亦入闕中容色甚美而張大妃以內殿為賢故吳女
不得被遮柵輩每欲逼入吳女若遮入後宮或生子則因以
漸次堆間而宮而可成謀廢內殿之事矣萬鉄曰人君親耕

王后親蚕則必備六宮若行此舉則尚八宮女事可成矣
身曰此計固好而當初南人若先告廟殺宋汝以蓮黨處置
光城則其事易成肅府復設段笑身初為謀主言送台瑞激
勳李元楨尹儁以至復設戊午冬間與蓮堅會于萬鉄家時
謀設體府笑身以為必造出伏甲禁中之說可以驚動朝廷
易以復說與萬鉄同謀做出傳播蓮堅欲待國家有變笑身
曰大監身後則無可奈何趁大監在世時以卿家形勢何事
不可做萬鉄謂堅曰今北報騷屑若托以汚胡直須扮作胡
兵樣以劫之可也笑身曰伏多只何以備之云而仍與烏造
作之謀今正月笑身曰堅與台瑞輩將推戴此人遠見不如
當向汝須親往細見崔萬說往見蓮柵來見笑身曰果奇相
相也能行席步鳳眼龍髻真人君之表笑身曰復設體府團

時教以告慶
切唐現處斬

○姜萬

東屯兵將為柵地謀送同忝凌遲處斬
 秩結案送堅素多毀謗又得罪媯母嘗自負其才每歎身為
 席尊不得見用於世謀送本意亦由此而聞元老伏甲之說
 始生復設體府之計一日堅與元老方議交結送柵事堅見
 矣身未字呼曰壽甫同聽此言頃日上候未寧之時伏壯士
 於闕中之事其意至凶預防之道宗室中福善君最賢吾輩
 以席尊多被困辱及此時預為交結則一國諸庶孽亦皆好
 矣乃遣元老交結送柵堅初見柵於元成家定體府之議使
 台瑞見儁元積常聞堅及元老之言則去七月與柵相會時
 堅曰上之動靜吾輩不可不知之大監亦有親切宦官字柵
 曰有數三親宦此輩非賄難得歡心堅曰死生閑頭財物何
 足愛乎堅又言禁中有龍慶今年必有大禍當趨其不為之

時積與樞大運尹儁相會積以禁中伏甲之說陳其曲折曰
 彼輩得志國事不可為若復設體府西北守令邊將及各道
 圍帥自體府差出則權在吾輩堅又傳元老之言曰謀廢內
 殿南人之上策積使赫然團東伊川屯軍以為大興山城守
 隸之用而箕鼓工匠作隊節目積與赫然極力願見有報輒
 施堅曰吾欲待國有慶元老每以埃河清為言近觀事勢若
 不早圖必先被害於西人欲籍屯兵之力以為預防之計一
 日往見堅之元老台瑞同坐台瑞曰挺昌推太乙數謂今年
 國家當有內慶若有內慶則大監為國元老定策立勛非大
 監而誰堅曰吾言於大監欲送兵判出巡八道大監曰言出
 我口則有形迹之嫌不從吾言而防內亂則大監已令訓局
 團東五屯萬松先為作隊可謂陳勝之首事屯軍若調發上

京則直須抄作胡兵樣以劫伏多只則造作不難笑之身笑
曰此計誠陰凶矣聖曰伏多只之制又以紅色露上紅段三
升等物去將措備送去汝須秘藏積出江上後往見廷堅
曰汝與元老雖或上凌吾欲以渴然見耒承服汝策亦知此
意且元老終不可信急須下送鄉曲又曰吾家大監上所信
愛若二十日無去凌則必更有召還之舉如得吏八不可不
用胡服計謀遂同忝凌遲處死啓上以元老之承服竊由曷
軼特命減死還配○李元楨刑七次歷膝不服物故十五日
九日物故二十七日院啓柳赫然嚴鞠事荅曰因而傳旨賜死○
崔錫鼎請尹極朴世采李翔先附軍職措辭下論世采則與
政官相避單付司業似當從之○晝講八侍金壽伯曰先正
臣金麟孛以無訖書八直一夜仁宗親臨直所以御筆寫墨

竹一箴使麟孛作七言一絕書紙上其盡本在其家臣謫南
時獲觀盡本經帳之官謀讀之外別為賜對討論訪問好矣
○大王妃諺書下藥房曰大內近有災異屢勸移御而大殿
持難須知此意亦為力請金壽伯等請對力言上從之命卜
日移御于慶德宮壽伯仍曰人君有陽剛之德則陰邪不正
之氣不得干其間先儒所謂敬勝百邪者此也上善之○領
府事宋時烈八對時慰諭甚至時烈曰屢年未覲天顏願得
仰視上許之又曰春宮時一再見卿今卿鬢髮已衰白矣時
烈曰臣師金長生告仁廟曰古制臣僚無君前俯伏之例請
如舊儀仁廟允之其時大臣惶恐不敢凌長生亦不能獨行
退而為恨蓋君臣必顏情熟而後能盡言故也召對林泳進
講太極圖說時烈釋其文義曰太極即陰陽之本體而所以

動而陽靜而陰者也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而此言太極者
即天上之又一層論也邵康節言以天地觀萬物之為萬
物以道觀萬物天地亦一萬物此與太極首說一也無極而
太極專以理而言之理何有聲臭哉蓋上天之載本無聲臭
而宗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
之外復有無極也泳又講太極動而生陽時烈曰此言動靜
互根之妙也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者即中
庸所謂天命也動極而靜之極而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陽靜而陰分陰分陽而儀立
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而動靜者
所乘之機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而使之陰使之陽者即太
極也使萬物而始者陽也使萬物而成者陰也春夏為陽秋

冬為陰無形曰道有形曰器太極則無往而不在也陽變後
陰合陰陽變合後水火金木土生焉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
故居左木陽釋故次火金陰釋故次水土沖氣故居中以氣
言則五以時言則四而土氣則無往而不行也木言春火言
夏金言秋水言冬而土則寄旺於四時者也泳講五行一陰
陽時烈曰始言陰陽五行而自此又次第而上言之蓋五行
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而推其本則亦莫非無極之
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
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夫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
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精以氣言無妄者非虛之謂也性
為之主陰陽五行為之經緯經以南北言緯以東西言蓋二
氣交感化生萬物而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

成女則母之道也大凡天下萬物各有男女而草木亦皆有
男女以麻言之則有花為雄盛宗為雌竹亦有男女故天下
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男女萬物各具一太極古語曰
萬物統體一太極此之謂也泳講惟人也得其秀時烈曰人
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最
為靈五性即仁義禮智信形即耳目口鼻而口欲食目欲色
故五性感動而善惡生善惡生而萬事出若欲動情勝而利
害相切則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泳又講聖人主靜時
烈曰人品二五之秀氣以生而聖人又得其秀之秀者也蓋
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此心必寂然不動然後可得以酬
酌事物之變一天下之動故聖人以中正仁義而必主乎靜
此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泳

曰正與義言靜遠中與仁言動遠人心不靜則根本不立故
動之時必以靜言之時烈釋下章曰此舉聖人君子小人三
者次第言之也君子修太極小人悖太極君子持敬小人無
知妄作此所以吉凶之懸殊也修之悖之只在乎敬肆之間
而已敬則欲寡而理明以至於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泳又
講立天之道時烈曰天地人三才各有體用之分焉而其宗
則一太極也陰陽剛柔仁義即物之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
其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其所以死也矣此天地之間造化
樞紐流行古今不易之妙故易之道維大無過於此也瀛溪
手是圖以授而程、卒未嘗明以此指示人朱子以爲必
有微意焉蓋疑其程子門人未有能受之者故終不授人云
角又講西銘時烈曰蓋天陽也父也道地陰也母道也人之

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凝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朱子曰子之生也雖體父母之氣而受天地氣最多舜之為聖受瞽瞍氣則少受天地氣則多而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於人性靜最切故云也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而為體者故曰吾其體乾坤坤順故曰吾其性蓋塞字是就浩然章塞乎天地之間說出來即氣也帥字是就孟子志氣之帥說出來即理也又曰民則皆吾同胞之人也同受天地之氣故曰同胞之即同生言吾之視人也皆如己之兄弟也物之得失形氣之偏而與我雖不同類原其體性之所自則是亦本乎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也蓋物與我雖有親疎同是一己所當愛惜故曰親之而仁民之之而愛物

即此義也大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也然以一家言則天地即父母人君即父母之宗子大臣即宗子之家相所謂家相如俗稱舍音也聖人是兄弟之合德字又母者而賢者是兄弟之秀出於等夷者也然則疲癯顛連獨非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故凡人君之待大臣視百姓常如骨肉兄弟宜當笑詠又講于時保之時烈曰人君常畏得罪於天即子畏父母之道也自此以下皆言子孝親之意也違天者悖德之則孝徑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如棠伯子之顧養穎考叔之楊類舜之底繇申生之待烹曾子之全故伯奇之慎令無非事親盡孝之道故引之而以明事天之常此天地之所以為父母而即事天如事親者是也故終之以存慎沒寧蓋孝子仁人之事親事天者存則不違其志不違其理沒則

無所愧親亦無愧天此所謂朝聞夕死而吾得正斃者也朱子作奄揭諦頓寧已亥大喪以寧字定凌弼武王亦謂寧王皆此義也上曰卿縷々開釋心胸開豁如披雲霧而見青天矣○中宮昇遐于慶德宮喪出於二十六日夜而發喪舉哀乃在翌曉用閔鼎重議時御所諸臣從上成服於初二日喪次諸臣成服於初一日殿下服制全不舉論於五禮儀故依乙亥膳錄以杖舂磨鍊而用易月之制十三月除服而烏帽白袍生布帶則三十日而除後我朝服制舂用三十日之意大王大妃服制家禮五服而曾孫嫡婦小功其姑在則否而叔議不一上以重統之義報服之理定總服而除服之期已過三日故依漢朝織七日釋服之義七日除之王大妃殿舂服亦用易月之制與大殿同時變除十三日後三十日前諸臣入闕者從上

服烏帽白袍帶而闕門外持哀

辛酉七年吳始壽賜死乙卯始壽憑籍清譯謂先王受制強臣誣引尹增而竄逐之庚申始壽敗而被竄至是全啓請設鞠究問言根大臣請先令使北者問諸清譯張孝禮々々答云吾但戲言朝鮮兩班鼻強未常有受制強臣之語乃拿來始壽并其時任譯輩究問諸譯皆當時但聞皇帝以先王至誠事大而一生沈病享年不永故別為致祭及孝禮有甫國兩班不善之語此外未聞他語始壽抵言譯官朴廷蓋安日新同來傳臣強之語其他援引甚多卒未有為始壽作證者鞠廳大臣金壽恒等以為始壽情狀敗露無餘而不肯就服宜嚴訊以得其情而始壽常為大臣不可加刑合有酌處之道上命始壽賜死朴廷蓋因府院啓絕島定配○五月母以閔氏

為王妃○地震殺獄罪人俊傑特命減死定配俊傑年九歲與隣居十一歲兒席良鬪鬪席良被毆傷三日而死刑曹請刑上曰三尺維嚴九歲無知古人所謂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者此也大臣議亦同遂減死定配○九月追上恭靖大王廟號定宗詳定宗祀○從祀宋儒楊時羅從彥李侗黃幹及本朝李珣成渾于文廟公伯寮等九人等依中朝例黜享仁祖乙亥館學生宋時瑩上疏請李珣成渾祀大臣吳允謙尹昉金尚容等亦劄請而卞蔡振浚等誣疏四學生及海西尹弘敏坡州俞應台閔西洪俱京畿辛喜道豐德崔時達松都高迥明湖南李時晷太學生尹誠等相繼疏請進士李象震上疏醜詆孝宗朝太學生洪歲等疏請而崩儒柳漫疏誣顯宗朝大學生尹杭柳筵等申請南重維及崩儒金綱等投疏醜誣

至是大學生李迥普等上疏請以宋儒楊時羅從彥李侗本朝李珣成渾浚祀文廟議大臣陞配五賢生負朴性義趙信乾等連上誣疏大學生鄭齊恭等疏卞性義曰金啓遠竄信乾特命遠竄正言李徵龜持平李日翼疏救並削黜浚祀節目議大臣用庚戌例聖殿及東西廡各位並行告祭新八之位別為教文致祭家廟後造作位版於明倫堂題版權安設祭具文以告將陞之意分配兩廡行奉案祭楊時以將樂伯題版羅李以宋末贈謚題版○吏判金偁曹劄畧曰今以大明會典明史記事等書考之其抑而祀於鄉者七人直罷其祀者又至於十三人我國之無鄉可祀者既不可罷十三人中亦有一二可惜者而如荀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荀楊並稱而楊雄既見黜於楊砥之一言則

况安可獨留乎馬融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為南郡太守以貪濁罪免可罷也王弼祖述老莊與河晏倡清談晉室之亂此其濫觴可罷也王甫仕於魏爵至徹侯而乃以女適司馬昭又為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母邱儉可罷也杜預為司馬炎謀主守襄陽行饋遺且盡殺江陵人為臣則不純以將則不義可罷也何休所註春秋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此亦異端邪說之流可罷也至於七十子之中論語稱申枨史記則作申黨其宗一人而以枨祀東以黨祀西二位之中一可去也公伯寮則非家語所載而又是毀子路者則此即子服景伯所謂力能肆諸市朝者此亦可去也蓋此刪黜之論初起於宋濂益著於程敏政卒乃見施於嘉靖大正祀典之日先正臣趙憲以質正官朝京歸日上封事

請從中朝之制故相臣李廷龜當五覽從祀之日又請釐正而不果行

詳光海
庚戌

伏願下臣所陳廣詢處之願相壽恒議皇

朝所黜十三人中秦顏二人不載家語而名字誤傳既無的據戴聖雖以貪贓得謗而或言為其仇家所搆大戴之禮其功亦不火劉向雖有神仙之感而特以年時事精忠謹議有輔世教經術博洽在漢時儒欺此不宜輕黜公伯寮荀何二王馬杜諸人違背聖經得罪名教宜先黜去賈逵雖得通儒之名專主畜識以謀貴顯吳澄以宋朝進士失節胡元而其學亦流於異端不容仍留於暇食之列右相李尚真議聖廟爵號之改題西廡后蒼等陞配未嘗遵行而獨於黜享之事謂之從周於義未安司業朴世采議嘉靖取舍已多可議然若姑依從周之義一一遵行則已今乃無他變通而只簡刪

點之一例未知允合於義領府事宋時烈疏畧曰重臣所論皆有證援雖謂之擲擗不破可也宋朝三賢淵源所自可謂端的而楊時之先省莊列張皇佛氏出處胡亂就召蔡京朱子於蒼洲祠只祀迨平而楊羅不與者無乃或出於此耶其道德之醇疵朱子之權衡不可不精察許衡之失身仕元可去也啓聖廟若依中朝例建祠則名正理得周程張朱宜陞殿內勉齋黃氏宗為朱子之嫡傳又其所編通解讀書大有關於聖道其功不下於尚書集傳而不得與蔡九峯同祀豈非欠典耶至於文元公金長生得程朱之學於李珣所著禮說毫分縷柝使國朝典章私家經義皆有所折衷雖趨向異道之家無不遵用其功可謂盛矣必須博議而處之命議大臣儒臣後下教曰公伯寮等諸人之不合廟享已有先儒之

定論卒為中朝之釐改其令有司公伯寮苟況馬融王弼王甫杜預何休賈逵吳澄等九人亟黜廟廷一人分配尤甚無謂亦令去申堯宋朝五賢依領府事疏待年豈舉行甲午因言陞配殿內勉齋黃氏與三賢一體陞配許衡事有煩聽聞姑勿舉論文元公學問道德予固知之而事体至重不可率爾大臣叔議中姑竢後日云者亦甚得宜矣全長生則閔鼎重外皆以姑俟他日熟講獻議校理朴泰輔上疏以為今日臣鄰識慮不遠不思匡正聖賢之所偏而卒狀賢殿下以斥黜先儒柝毀重典殿下乃覆一筆抹去不少特難茲弊所漸恐不止為一事之失而已又論斥吏判李端夏甲寅撰行狀時恒劫之失命姑先罷職不叙○十二月謚號都監啓元宗以上列聖位板皆有有明贈謚四字次書廟謚號今亦遵此例以行從之●掌令鄭勳

上疏請建啓聖廟又請薛瑄配文廟禮曹啓先朝曰申德澄
疏已有建祠成命以歲凶未及舉行薛瑄事大臣收議以續
世配為難

戊壬

八年四月設禁衛營先朝兵判金佐明進中朝紀效新書命
頒布習行仍設精抄軍至是兼兵判金偁曹滌上軍制寔通
節目曰訓局軍五千七百五名內當減者七百七名移送別
隊營部標下別隊軍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九名內分為四部
十六司八十哨餘三千二百一名並其資保當降保者六十
六千四百二名精抄軍三千七百七十三名內作為一部二
十五哨餘四百二十三名並其資保當為降保者八百四十
六名精抄保人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名與元軍資保降保
者合一萬一千四百七十四名內六千五百九十五名納米

仍屬五千八百七十九名還屬兵曹以別隊精抄西色軍合
為一營之制補以禁衛營軍兵則補為禁衛別隊保與七番
禁軍騎步相配而分為十番二十朔輪回上番命以金偁曹
兼行大將軍都提調，並差出英宗乙亥以武弁別差大
將○五月十八日題浞祀位板二十五日以陞黜事由先告
大成殿仍以六賢浞享所點十位板埋安於殿後淨處宋朝
諸賢次叙倒置處釐正如蔡沘在陳德季下胡安國在張栻下者翌日親臨頒教
○十月金燥上寔許璽許璘伏誅頃年科場有投書之變付
金湯曹設機詞察及其大拜後付之御營大將金益勲使金
煥八共黨中與李繪一體機察至是煥告寔方設鞫日金重
夏使金翊戴以柳命堅秀胤等密言于益勲，密啓逮鞫
事多寔晏重夏翊戴減死流三千里璽璘伏誅而翊戴自服

招有金煥夜帶御營軍卒來賀誘非已本意按是趙持謙韓
恭東俞得一朴恭維等相繼疏啓請金益勲削黜遠竄

友琴

九年修撰金萬球上疏訟其父益勲之寃有曰趙持謙始也

微發其端請推榻而探試上意而以兒房密啓為罪恭東得
一韓恭東朴恭維輩繼起罷職之律轉為削黜又轉為遠竄
及至有門黜放釋之命則持謙又以火藥事陳達謂臣父自
軍門出給至誣引大臣為證大抵今日持論者以詞察一款
為臣父罪案此豈臣父所樂為頃者塲屋有投書之變金錫
曹時帶將任宗是設機詞察及其大拜後臣父適忝御將乃
以茲事托之臣父矣李繪等初已畧得賊壘之凶狀而但繪
人微不能見重於壘故稟議大臣金煥同入其中一體機察
此皆張晚等使南以興誘問李賊事也其父猶不敢自專必

以所聞於煥等者遍告諸大臣聽其指揮而兩賊仗法黨與
散落而得一輩乃曰壘穢雖已仗法所引無案人情疑惑又
曰上下和應機緘相通及其自明乃以上下相應誘之於上
下官全翊戴事已具於諸大臣所奏而金煥於上變日早朝
以其聞於翊戴者未告於臣父以翊戴果自致疑於柳
命堅則渠自上變為恭俄而翊戴來謁而不為接見金煥上
變後翊戴再三來詣軍門仍留不去臣父曰汝有可疑汝自
上變何必來言我耶翊戴以為既見其形迹之可疑且聞其
名之八於函書故欲自上變則別無現捉如果掩置則恐被
知情之律不得不奔告軍門為他日免罪計而已如是發口
之後若自鞠廳有從他現發之事則當以大將為證臣父事
甚難處稟議於其時相臣則相臣曰以其所言書送鞠廳則

當相議以處云故使之書出以送矣數日後相臣送人傳鞠
廳諸大臣之意使臣父直為啓達臣父構送啓單于相臣得
其點開所謂兒房密啓事既是各衙門之所時有而且非事
係本司可使所屬持呈者故不得不身詣政院傳于該房承
旨此宗前輩之所常行者至於政院之納于密匣此乃喉司
慎出納之意又非臣父所可指麾者兒房啓辭始末有向一
毫相近於人言所謂陰秘者乎至若我兇一歎則當初送重
屢求火藥於李繪韓壽萬繪等來告臣父云云曰汝等之欲
為備給雖出探情之計而我兇不可輕與凶人仍稟議大臣
後以桶以措備姑勿輕與之意分付矣其後壽萬等果為實
給則渠輩授受之際賊人之不在家宗非臣父所預知道重
之就捕火藥亦現捉屬公矣壽萬率本主來訴曰此乃實得

而未受價之物願推給於本主故稟大臣而出給其主即都
監砲手孫姓人也持謙乃以出自軍門之說得於左相閱昂
重誣達天聽昂重至於陳劄卞明云兩司啓辭又誣引其時
左相金錫胄為證而伊日達中傷胄備陳譏察始未往復宗
宗狀而已火藥之說則追後陳劄卞明而鞠廳諸臣無不詳
知則持謙輩聞之固已久矣而乃至門點放釋之日始以此
構成罪案其陷人手段巧且慘矣許貸銀貨事則送重之誘
入壽萬於其黨欲藉其財用故也壽萬未言籠給應副糜費
宗多願貸用若干銀貨故稟議大臣貸給若干銀貨事定之
後即已還捧矣仁廟朝諸臣調察之際發貸公貨以資其用
至今人多傳說而奚獨於臣父而為罪案乎金啓又以急送
軍牢為罪案此則金煥自江外探賊請察昏八來故還故之

際恐有犯夜之患臣父令跟随一軍牢而去此亦恒有之事也其夜之歷見翊戴非臣父之所指使而論者至以此言吓亦慘矣噫重暎是何等逞凶而輸情伏法之後一種歧論之輩深疾詞得之人必欲徇之於罔極之事案未詳其意之何居持謙之於臣父世誼相好之間而其所言於公座者殊甚妄肆臣父聞之不能慎默於親舊間矣持謙大啣之惟以逞憾制人為計入則常試聖意出則指揮黨與必欲陷害臣父而後已當初避辭中許多詬辱今不敢一一干白以煩天聽答以洞燭被誣之狀○執義韓恭東疏曰噫詞察逞凶何樣重事而大臣既以是專諉益勲則其設機投巧採從闔闔皆出其手分畫謀定之後議之大臣益勲曰銀貨可貸大臣曰可給益勲曰戎勿可與大臣曰可與而今乃此皆稟之大臣

而非吾所專可乎益謙既令煥等任詞察則雖一動靜一施為之間無不相知相議然後可無敗事而乃曰不知某日之見某人某時之付某物者果其近理乎金煥既以翊戴可疑將欲路費乃於是日與益勲款話深夜則煥必不獨知而獨行意合計定給送軍牢者的然畢露而乃曰其日逞見非所可料可乎誘賈鈞置累日拘留初不使渠上寢終焉親自密啓既所引諸人俱無情案則乃若迫於他日翊戴之證不得已為之者然惟欲掩陰秘之迹焉可得乎授以戎兇果是欲探賊情則亦將密議授受之期的得情形之案然後謂之探試可矣豈可謾應曰給而元無所知於其間乎終知瞰亡投暗因即發告而今日授受之際非有所預知者其欺謾亦甚矣若其戎兇之為公為私亦非所論至於臣避辭中獨舉獨

稅一併之如加鐵相騎頭盡送婦等諸事無一言半辭以自
白者何也特命恭東削黜○沃川生負趙匡漢重峯上疏畧
曰庚申以後失志之徒皆是惡逆之心腹羽翼倡邪說以爲
討逆之舉出外戚之手暗昧陰秘於是傾危喜名者自稱清
議有排擊元勳之志飾名於目前邀福於日後大老素惡此
輩之用意常引范純仁義諱事以曉之年少輩自知大老之
必不助已而純仁事正觸其所諱故其所以詆毀大老無所
忌憚一邇之人視大老爲世警故今日自稱公道者陰爲後
日地不得不顯示崖異之跡以媚於失志之後朴恭輔於數
年前已倡爲士類何必與尤相同事之說殿下試取持謙輩
數年章奏規之可知也尾陳洪字遠配事○刑議趙持謙疏
曰金萬俔投疏謂臣誣陷其父益勳蓋臣以其兒房之啓請

推於榻前陳其不審虛宗親自密啓之狀其後益勳晏然行
公無意自處而其後益勳買故淑儀宮爲軍官廳益勳家六
大門之說盛行於時故臣又陳其貪後放縱之狀區區肝血
之誠以國家干城之托付之匪人爲大可憂也其後臺諫舉
一世公共之論請罷黜矣及翊戴與金煥面質之後煥則請
鞫而益勳則請竄矣豈臣與聞而與知者乎門黜才過兩月
遽有放彘臣從兩司之後陳其罪名既重今若遽放無以厭
服人心也上問益勳何事臣乃以火藥潛投事仰對益勳與
煥輩同心偵重則宜先問其黨類無所遺漏夫何一邊急
投其戎兇於空室爲訂成之具一邊鈞捕賊人於軍門有若
變在呼吸及其淑問之時斯得只是一重所引俱無其緒其
所張大終成草之至於翊戴則累日拘留追啓於設鞫已久

之後既涉陰秘竟歸無宗兇房之啓比之於各衙門啓辭之
例諉之以流來古規此果成說乎甲申送獄時故相具臣仁
厚在扈衛所凡有啓皆令即廳進呈而益勲則必親入進呈
此羣情致疑指謂之貪功邀賞者也且金煥之見益勲還故
也不但伴送字子且假以令旗則雖曰不知誘賁之謀殆近
掩目而捕雀也至於火藻之說臣意以為不當以作寢之利
兇假與賊手至乘虛暗投極涉黥黥臣前疏有曰世運無常
恭時勢有相反後日如有姦人當事用此手段則雖無辜之
人無以得免不可不一番明辨以塞禍源臣之所慮乃在於
此其出於軍門與私家有何異同萬俟雖言其授受之際賊
人之不在家非其父所預知云益勲之主張此事久矣壽萬
等所為無不告知稟裁則臨當上寢之時漫不知賊人云處

似無是理戎兇受授乃是大端機閉則亦豈有不知之理乎
大臣之請削益勲也曰年少名官之論無不皆然上下相知
了當無期必須叅酌處置及其門黜放釋兩司爭執則大臣
又進言曰當初放釋命下若知物議之轉激至此固當請寢
之不暇今姑勉從臺啓以為鎮定似當大臣之處益勲如此
則尤可見公論之所在也○尤庵年譜曰庚申更化之後年
少名官輩自托清議陰擠勲戚而尤不滿於追錄全翊戴獄
出以金益勲為教翊戴誣告先王不知其獄情問主讞大臣
金壽恒閔昂重皆言益勲之罪只在於徑使金煥發告未能
盡得獄情先生以為如此則今之以益勲為誣告大非其宗
只可施以薄罰猶不敢為赦解計只畧引趙月川事

宋言于
上曰皆
文純公李滉死後其弟子趙穆視滉子孫有若同氣至誠教
誨俾免過失今臣少事金長生其孫益勲得罪時論將陷大

科臣不能如趙穆之規戎臣即趙穆之罪人也自列而少輩論議轉益熾激先生以朴和叔世新起林下主知人望殆傾朝廷而又最為少輩所信重勸以調停時議共圖國事和叔始亦一聽先生之言周旋協寅末乃不欲相貳於尹極遂與連衡樹黨凡其言議務為依違模糊以顯異於先生於是氣像大變論議潰裂先生上劄陳益勲事曰益勲是臣師門子孫有兄弟之義規朱子之於劉珥李信甫其意可見然於益勲終不敢一言相救只於前日畧舉趙穆事自引其咎者誠以臺啓方張故也雖以當事大臣之知其曲折而猶不敢明其寀狀則如臣衰朽顧何敢出氣力救人哉崔良齊謾筆曰宋尤庵朴玄石俱造朝其前有金光南益勲事為請議之第一件而趙光甫諱韓魯瞻東輩主張之時光南在東門外尤庵自鄉由東門八城而不

為相問八洛與玄石同事而玄石方為清議領袖故尤庵於光南事亦無崖異光南諸族不敢出八於宋門者久矣後與朴論事不合朴子泰殷從傍有言以王雱責之而追崇世室等事大失人望人皆歸朴而不歸宋之門可設崔矣諸金因此會後得出八其門其所懲患無不至未久遣中救解光南而議論不可復合○立四賢祠上教曰何蕃陳東歐陽澈事千載下使人起敬欲別立小祠於成均館之傍使諸生有所觀感古今可祀者同祠之似好大臣議皆同金壽興言晉惠帝時賈后殺楊駿廢太后董養遊太學陞明倫堂歎曰朝廷建斯堂何為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與其妻荷擔入蜀不知所終風節不下三人似當同祠從之○始行祈穀祭于社稷從金壽興建白也○嚴守禦使置廣州留守宋時烈

白上曰府尹守禦各管軍兵財賦故互相侵逼民不堪苦皆
願罷守禦廳矣諸大臣議皆同罷守禦廳以呂聖齊為留守
○尊孝宗大王為世室仁祖大王為世室同為告廟領府事
宋時烈疏曰書曰天叙五典五惇哉自堯舜至周公相與受
授而修明者無非是物而朱子又推演其說曰天高地下人
位乎中天地之道不出乎剛柔是則捨仁與以無以立人之
道矣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則三綱之要五常之
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書所謂五典不能
以自叙朱子所謂人道不能以自立故天必生叙之立之
人界此丕責則堯舜以下群聖人是也其下則周程張朱諸
大賢皆其人也天眷海東箕子東來以洪範之道陳八條之
教則變而為夏吾為東周逮至我朝聖王相承功烈巍煥遭

值丙丁之變天地翻覆義理晦塞人道同於禽獸環東土數
千里淪胥以鋪而莫之救也洪惟我孝宗大王以上聖之資
當九五之位規模廣大謨猷宏遠蓋不但謹守邦成嘗曰予
固以仁義之道明天理正人心以勅我五典而成敗格福非
予所能逞觀維其群下之間未有能當聖心而酬聖志者以
至於切緒不能卓成然使其聖壽長則其不但已也審矣
嗚呼上天不仁予躬遽遺至今追思孰不隕心撫膺為天下
痛恨哉然其所以如此者不過曰以仁義之道明天理正人
心以惇天叙之五典而已自堯舜而湯武自湯武而周公以
至於程朱其所以立大訓垂萬世者如微我孝宗大王則皆
歸於無用之虛設矣至今東土之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師
友之道者伊誰之功哉昔孔子作春秋以空言垂王法而益

子乃列其功於禹之抑洪水武王之兼夷狄周公之驅猛獸
而以當一治之數誠以其懼亂臣賊子尊周室攘夷狄功不
下於三聖之施諸行事也今我孝宗大王論其德則既無間
狀而學其功則其所以立仁義之道使天理明而人心正天
叙勅而五典惇則其深功著明範我天地者豈下於春秋哉
是宜追崇尊尚形容德美加隆廟儀以爲百世不遷之宗以
新一代之耳目使仁義常行而天理常明人心常正終至於
五典常惇則其在後聖雖未遽成志事亦可使重陰之底陽
德昭著終必有七日之復答曰疏辭儘合于予志公卿三司
之議皆同而獨朴世采難之命禮官斯速舉行刑判金德遠
疏曰仁祖大王撥難反正功同初業應爲不遷之廟而獨不
并行於今日則不暇有先後失序之議而有違於漢太祖太

宗一時追尊之義也議大臣儒臣仍命並告太廟○領府事
宋時烈劄以太祖廟號只是四字列聖諸位又有加隆爲不
安又言太祖之開國垂統至今三百年鞏固維持者宗基於
威化回軍大義昭如日月也臣意欲以昭儀正淪等字追上
諸臣議無異辭又請太宗謚號一時加上事上命待秋舉行
朴世采獨以爲太祖回軍假借大義以濟其化家爲國之業
而未必出於尊周之誠心今日臣子雖不敢指斥亦不必表
章玉堂徐宗恭亦以加上爲宜而必加昭義正倫等字未知
如何○正言朴恭維疏論追加太祖廟號事曰夫謚號加上
何等重事而上下皆知其未當然猶難相違復求遠小嫌卒
之以宗廟重典不免爲未協之歸疏已送州親故爭止之蓋
時懷川起自竄謫爲上下相傾望而其言議多不厭衆心後

進之士稍自異小人遽相煽動謂後輩欲立私黨以排大
老君不得已遽取疏削而京疏已傳懷川門人子身甚恨怒
朴定齋集 ○右議政金錫胄白上曰近來朝著不靖分割門戶有
各立私黨之漸一種議論皆以爲我亦尊幕大老而類皆陽
尊陰斥排擊不已乃一世變也朴恭維疏中廟體一款議定
禮舉之後何敢追論乎如上下皆知其非等語此豈道理乎
李宏發罷職之論而申院牽繫覺私而斥遞之趙持謙憑師
長之威沮抑士論頃者宋時烈徑還之日館儒終不得爲勉
留疏者皆持謙之所沮撓者也繼上疏請還收致仕而以還
大老八十之年幸得致仕二字歸以爲終身美事豈有還奪
二字而便赴朝堂之理持謙非不知此而以爲前疏突然入
多疑之故復請還收以示推尊之意其間用意極爲非常他

日得志必大誤國事吳道一則外似疏脫而其中則凝密多
計矜已傲人前爲銓卽引進私黨排擯異己宋時烈嘗非其
所爲道一啣之陰主擯斥之論卽今浮薄之議皆主張之韓
恭東性本固執且不無疏謹之節而頃枚領相批荅以眩惑
疑捭間搆已成心苟無假等語頭有譏斥之意代換玉言何
敢如是乎頃枚召對與持謙及進而廣揚恭維之言此亦可
駭此三人不可不畧爲警責以爲鎮定朝著之地於是持謙
恭東罷職道一出補外縣恭維貶高察訪朴世采上疏非斥
錫胄有擧枉措直等語錫胄又上劄曰今若措持謙道一爲
直者則其爲持謙道一之所陽浮慕而陰排者亦可爲枉者
歟加大凌長敬老之風已衰頓非堅僻朋黨之跡日彰今日
朝著有腹心先潰之憂者果誰之過歟山林讀書之人多不

慣於世情徒以一時歸趣堅係戀顧而終或至於認鉄為金
認賊為子則亦安知時往年邁受反復如今日之於老師歟
於是彼此轉激館儒黃蔚等上疏罪狀錫胄特命遠竄○十
月上患痘疹○十二月王太妃薨○是年冬香洞問荅曰畏
史李端玄文朴世采並與來見老人歎近日行言之紛紜老
人乃及三件事曰廟議持難每以回軍事非出於純然天理
為言夫漢高為義帝發喪後旋收美人寶貨置酒高會于彭
城則縞素之舉亦豈純然天理惟其名正義大故朱子特書
綱目以與之况聖祖之事宗順天理故天命之人歸之後來
之事惟欲已得乎玄文曰後來事終有所未安惟不敢明言
而恐不必以此進加尊號也若有僭竊者假之為口宗則豈
不可慮乎老人曰尊周是春秋大義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此言何謂也玄文曰朴恭維事宗非吾所知以此并疑於
吾豈不過乎老人曰愚按此議終不覺鄙見之為悖而人各
有見何必強使之同乎又曰曩日裁省一事孝廟以來講究
欲行者今幸有就緒之望而事竟沮敗可歎也世采立玄文
曰當初吾意只欲鎮定都下人心姑待他日而議之未妨也
老人曰向日臺啓愚意終有不快陪辭既曰重漢雖已謀凶
伏法其餘援引皆無情節入情固已疑惑則是其意便以重
獄為虛疎且趙光甫持明言送賊一人告者四人此可疑也
云吾所深慮今日全論如此後必有藉此為反獄之計者當
此時今日君臣上下皆入於罔測之域矣玄文曰向日街談
巷議皆以光南為釀成送獄此為一時公論且其潛投火藥
等事亦有目見者且送賊一人告者四人似為可疑云者亦

有其理故金諫只靠此為言而不覺其過激矣至於明言直
 斥則既無可據文籍亦甚難處故也老人曰逞賊是何等事
 有情案則被告者族矣無情案則告者族矣既曰無可據則
 何可以行言八人於滅族之罪哉至於宗黨盤據勢成威立
 等語欲掃盡金氏一門此何道理玄丈曰此則過激矣老人
 曰聞吳道一提舉黃義州事言辭極為悖慢云豈非未安之
 甚乎玄丈曰云何老人曰此豈儒舌相傳者耶玄丈曰果有
 之非矣翌日老人與畏丈就見玄丈朴恭殷兄弟及宋疇錫
 皆在老人使各言旨志以笑曰吾平生只學朱子戲劇一事
 君須勿怒王雱之戲也疇錫記

子甲

十年六月謂金錫曹曰殺獄文案有百年者母有好夫其
 父痛心致疾臨死遺令必報誓一日奸夫來在母室遂百年

字斯百号息庵
 佐明子東陽耐外
 孫完南婚甲成
 生士寅魁第典
 文衡壬戌拜至左
 溢文忠

刺殺之事發不自諱矣錫曹曰臣曾見漢史景帝時有妻殺
 夫而其子又殺其母帝不能決時武帝稚年在傍曰其母殺
 夫時便不成其母有何不可殺之義景帝大奇之臣意此獄
 亦可宥矣上因疏特釋該曹爭執遂流之○九月清城府院
 君金錫曹卒十九日夕清城少無病觀爽至二更許忽令去
 火言語不通至晚卒備忘記清城以喬木休戚之臣當國家
 危疑之際竭誠殫力掃除凶孽使既危之宗祀再安其運世
 之勲庸貫日之忠貞可質神明彼蒼者天奪我棟樑國將奚
 賴其令該曹一等禮葬各司官躬親進排舉哀一欵斯速舉
 行○申歸秩高武人習武藝上謂金壽興曰孝廟嘗曰祖大
 壽指常着扶之與指便合為一彼是大將猶如此我國武人
 秩最高則便拋射藝良可痛歎自今別樣申飭○奉朝賀宋

時烈入朝卽爲還鄉來時到漢江詩曰白頭頻渡漢江舟津
吏皆言老可休笑荅太公年八十却辭清渭佐西周引見後
歷領相所住移時討談夕出東門其所製清城挽曰淵源已
卯大宗師公得克夫大夾棋不向機宜輕殺活每校奇正極
推移信知自有好田地何處渾無平路歧只爲從容收局計
中間一着事多藏○捕盜廳究治亂民自倭書來後騷屑日
甚避亂輜擔之出東南門者相連續無賴之徒相聚作契或
曰殺掠契或曰閔動契或曰鈎契或夜登南山吹角若聚兵
狀或聚中與洞若習陣狀或追奪避亂人貨物間有殺害人
命青坡近處有殺主契睦來善之奴亦入之睦卽捕殺之左
右捕廳譏捕七八人得其契丹其條畧曰一曰兩班殺戮一
曰婦女劫奪一貨財掠取云又其後皆佩芻蒲鈎右大將申

汝哲多所寬赦左大將李仁夏究治頗嚴賊黨掛榜南大門
及臺諫家曰吾輩若不能盡殺則終當剗刃於腹中廣州有
寡婦避亂行路上七賊挽下劫奸訖捕則其一則寡婦之孽
四寸而鈎契之黨也交河深岳村人大會有一人言曰亂准
將作吾輩可得兩班爲妻矣熟手開川爲名者大言曰吾聞
兩班之隱甚好今可得矣其里兩班聞之私答五十云聞者
皆恨不與廣賊同斬也廣賊投訊時請簡紘寡婦日就官
門呼泣賊誅而寡婦亦自縊死○東萊府使韓構改差左相
啓蓋聞構與金錫曾爲同研友金求山徃長端也構亦有事
徃長端共省其山臺諫以此發啓其在自處不可冒赴今姑
改差工依施仍授山陵都監斯速察任○沃川生負李景華
上疏還出給甲寅年間宋時烈門人尹極請其父墓誌於時

烈々只引重於朴和叔世所述行狀而不自為總論極與
世來屢請而終引尹宣舉之不絕尹篤極之受籟莫誅不許
改撰於是極以是痛刻出其辛自擬與懷川書之曰極以忝
在門下之久得以窺覷於所存所發似或未免於朱子所戒
王伯并用義利雙行之說竊自念吾所受於門下者晦翁之
書耳何故與晦翁之書若不相似耶若又蓄疑於心而畏獲
罪於門下不以仰質則是為永負門下以及於晦翁身茲敢
一布腹心夫所謂王伯并用義利雙行者何也請姑先以所
發一二事者明之而論其所存於後可乎竊規門下道學一
宗於晦翁事業專在於大義其初固將粹然一以天理自期
寧有伯與利之可言哉惟其晦翁之道自任而大義之名自
樹故主張不得以不過自引不得以不高主張太過故已不

能虛心而受益自引太高故人不得敵議而發難於是尚同
者見親而替否者被疎直拂者有患而將愆者無災此所以
大名歷世而宗德內疚者也此則發於行己者也嘗承教以
為退陶之學一摸晦翁而其剛毅峻截似有欠闕蓋以此病
於退陶而自處則又不覺偏於剛峻一違自克勇者為剛而
今以責人猛為剛理勝慾者為剛而今以力服人為剛則亦
非真剛也是以見於酬酢之間者其於克己躬行宗地用工
之處鮮或及之而譏諷切抑揚與奪之意則開口肆筆痛
切深刻攻人勝人之語不絕於話頭至於引繩從違於一言
之同異一事之差互分之又分析之又析平生情誼棄之如
遺則又類少恩之申韓此則發於接物者也惟其如是故遊
於門下者莫不以承望附會為尊賢傾訐險薄為嫉惡高者

慕其名下者貪其利一例學為談論而其於性情心神日用
藝倫之上則皆蔑如也是以在朝則以同異為親疎以好惡
為彼此新舊相傾倒處區分而士夫風習之壞不但私意之
橫流矣在野則相歆動以勢相怵迫以威緝言納媚毀人發
迹而鄉黨風俗之乖有同潁川之鉤距矣至於州縣之饋問
過禮士林之丞望過情人畏其威不懷其德宛然成一富貴
門庭而無復儒者家氣象矣卒之平生親故無一人全其終
始使六七年頃麓麗澤之地一朝變而為蚌蛤蠻觸之場
將未免貽笑於後世則又無異於闕墻之變矣其影如此其
形可見此則發於符驗者也至於文章言論無一不本於晦
翁若無晦翁之言則無以信其說然夷考其宗則或只得其
名目而義意則未必相似者有之或先立己意而引晦翁之

言以重之者有之其甚者幾於挾天子以令諸侯者有之是
以人皆外不能抗而內多不服其發於文章者如此平生樹
立宗在於倡明大義然所謂大義者非可以言語取辨也亦
非可以然諾取必也其初固有喚醒人心聳動瞻聆之效而
稍久則無宗以繼之是以所謂修內攘外安壇復雪之面者
了無卓然可見之宗事而所可見者只是祿位之隆重聲名
之洋溢而已其發於事功者又如此以此所發於外者揆之
則所存之一二亦或可以窺測而言之矣一則氣質之不能
愛也一則學問之不以誠也何謂氣質之不能愛也粟谷先
生有言曰矯氣質之法在克己不能克己則無以矯氣質矣
朱子曰己之私有三性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慾二也人
我忌克之私三也粟谷曰己之難克者惟忿與欲謝氏曰剛

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撝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夫慾與忌克似剛而非剛無他是皆入慾故身竊醜門下之氣質剛德為多而其用有不能純於天理如右所論故反為是德之病真所謂已之難克者也由其已不能克故無以矯其病而全其德所以所發者無不目是病而生出者也何謂學問之不以誠也子曰主忠信而朱子解之曰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宗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又曰忠為宗心信為宗事栗谷先生因而申之曰天有宗理人有宗心人無宗心則悖乎天理矣一心不宗萬事皆假一心為宗萬事皆真故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今也氣質之病如彼而不能矯則其不能宗心為學即此而可卜矣夫義者天理也利者人慾也純乎天理者王道

也雜乎人慾者霸術也所存所發如石所陳不可謂粹然一出於天理則安得不謂之獲行而並用也嗚呼以我門下剛毅聰明之資專確密察之學平生樹立之卓而由其一誠之未立一己之未克末梢失得之效至於如此豈獨門人後生之失其依歸而已竊想門下之明反而求之亦必喟然有學負初心之歎矣由此隣經之大義晦翁之法文與夫薦紳章甫之宗匠都依靠於門下之一身而將無其宗可以真有辭於天下後世則豈非萬傷痛者乎○甲子書曰門下之於鄙彖雖一事之細微一言之疑似苟有可害於先人者則無不暴揚於後生又有一言私心痛迫曾不發口者矣門下嘗引故金尚書言指先人謂忍人如此大段不近之說尚且不擇虛宗輕以語人則人子之心安得不痛刻乎

謂滄洲金公謂其父

通殺其妻為忍人之說也答羅顯道良書曰先人江都事無他曲折城陷

之日先妣即自決而先人微服從瑯琊君奉使南漢之行以

渡江蓋在城中者既得免於兵鋒則微服避亂固無不可其

權全二公諱在南門得與仙源同焚不然亦無必死之義况先人之只欲歸見老親而同

死於南漢者乎其終得免則天也雖律以十分義利少無可

疑而只為先人自道之辭故自以為苟免而痛自刻責者也

且為孝宗大王言之故亦效古人無忘在莒之義也若其終

身不出則宗守量而後入之義亦非必以江都一歎為主

意也所謂量者時量已量人無不在所量之中先人平日未

嘗以微意示人故人無知者雖以同春松谷之相知其所自

先人心事皆有未能盡者矣其自稱以死罪臣者非他只自

以違命為大罪也先人丁酉戊戌兩疏盡之矣今人或欲以

江都事訾病先人者即何異於指栗谷以妄塞悲之疏謂之

自道盡之者耶栗谷則猶未免真有八山之失而先人之不

死則初無可死之義孝宗大王批答所謂未聞陳東終致尹

穀之死云者聖人精義之言真可百世而不惑矣抵史局書○四

學通文金盛大發論徐宗迪問鎮東金鎮華許珪李秀林四學為聲罪誣辱先賢之

人通告中外栗谷各李先生德尊道大為我東程朱一國之以

士為名者孰不景慕而惟是一種耶黨指摘少時求道泛濫

出八者而肆其醜詆幸賴聖明在上公議大定耶說息矣不

意有尹拯者乃抵書於搢紳問曰今有以江都事疵病先人

者即何異於指栗谷以妄塞悲之疏而謂之自道盡者耶然

栗谷則不免其真有八山之失而先人則初無可死之義噫

嘻渠雖欲以江都事為無失何敢以不相近之說牽拖先生

混為一科終又譏斥壓倒若是其無嚴乎李先生求道時事
自乙亥以後中外章甫從祀之疏及前輩長者筵席說話極
其詳備今不更為疊床而果如拯說則橫渠之晚逃佛老晦
翁之初從謙開善僧名道謙寺名開善亦不免真為兩先生之失手向
日蔡振後柳潑疏每以此為誣陷大賢之計而今者拯之為
言乃出一轍此而置之終必為耶論籍口之資而其流之害
有不可勝言我士林固不當與之儒籍而以其名在仕版雖
不得施以儒罰終不可不明辨痛斥與國人棄之為是通告
○沃川滄洲書院通文尹極欲卞其父之俘虜抵書京裡敢
以臭穢腥羶之迹比擬於大賢真儒是乃學尹鑄而石甚者
也其流之害將有甚於洪水猛獸云十二○報恩象賢書
院通文月十二○藝文館傳舉簡通翰林金洪福乃者四學儒生金

盛大等以尼山尹都憲簡札中援舉栗谷李先生語謂之誣
辱先賢至於播告于中外栗谷先生為吾東方百世之師雖
俗士賤夫亦知尊慕况淵源相傳之地其所絃誦而山仰者
當如何耶尹都憲書蓋痛先府君被誣欲借李先生成德前
事以證罔極之誣而已此孝子之心無所不用其極之致其
文字言語豈有侵及之事耶學儒等陽附尊賢之名欲售陷
人之計拈出一句文致勒成加以不測之名世道之危險
乃至此耶學儒之到今提起按三四年之後構虛陷人之狀
如見肺肝其在正士習之道不可無施罰之事云藝文館宋時楊
在日餘皆誤承文院君必容書置之無妨成向館柳百乘
書語雜欠當置之何傷朴微萬書事係同鄉不致可否餘皆
謹金盛大閱鎮東徐宗迪李秀林許珪等五人傳舉榜付成
均館以挾摘文字用意陷人為目

丑乙

十一年報恩幼學李震顏疏畧曰頃年尹極抵人書云蓋
所謂江都事即極父故執義宣舉不死於丙丁之亂而其後
深自痛恨終身不仕孝廟朝辭憲職疏曰士友皆不負其志
而臣不得與之同死妻決子棄而臣獨為奴苟免又曰今日
之論臣本心者或以為與友同事友死而不能死與妻約死
妻死而不能死以此引咎無意仕宦云云莫非臣之案狀也
然臣敢為此則非為友也非為妻也只恨臣身之苟活而已
宣舉之引而為罪者如此今極乃以其父謂無可死之義亦
非其父引罪告君之意也置其父於無過亦先正以有失金
盛大等通文聲罪而金洪福等為極報仇至施停舉四舉欲
一疏下而泮任宋徵殷附邪施罰潰散疏舉泮儒金得泮亦
欲疏論而以掇拾妄論起鬧泮中罰之又罰通文學儒云云

頌相金壽恒白上曰尹極私書中援引先賢本意雖出於為
父所引元不襯着徒為醜正輩藉口之資四館之停舉學儒
非矣請罷職李震顏停舉亦還收因大諫李寅煥疏陳劄論
辨○沃川通文何物金洪福右袒邪說施罰學儒此宗宋朝
時相諷京尹逐士削籍本朝裴三益以威勢欲刑安弼手段
鄙等將於辨誣疏並昭洪福之姦云云○掌令洪受疇疏赦
尹極駁校理金萬吉○西原生負蔡之誣為先賢辨誣疏還
給沃川儒生李景華上疏曰尹極掇拾蔡振後柳潑等餘論
誣奪文成公李珣至以權順長金益無謂無必死之義乞治
極誣道學排節義之罪並治其黨與事還俗○慶州山崖大
巖有巖如鼓巖自圻廣尺餘其內左邊有刻字都棟皇極右
邊刻字洞字樣分明本官面形牒報而新以佛汗事被劾故

不敢啓聞○七月校理李徵明疏曰近歲地震臣未知為何
兆謹按前史或由外戚或由女謁今之戚昵皆是士類而先
事之戎防於未然願殿下勉戒坤聖飭勸戚里至於淑儀之
選八宮半年已多踰濫之漸近聞外間傳說宮人之近幸亦
多而其中一人卽譯官張炫近族之女外言皆虛則誠幸矣
萬一近似則宗社之憂未必不係於此蓋致傷之道既廣則
慎疾之意漸弛聽言之皆不正則來讒之踞易開况炫之父
子曾所附麗於楨柎者其處心行事見疑於國人者久矣殿
下若近其族使處左右則前頭之慮有不可盡言自古國家
之亂皆由於女寵之禍以殿下明聖豈有不知哉今政院招
聞言根為先罷職丙寅傳曰以張氏為淑媛正言韓聖佑疏
答曰今茲封爵宗有前例頃者徵明批中謬戾一款備悉予

意按選中而疏中臨傳之日終靳一命云者尤是爽宗至於
其色其寵之說可謂臆逞必是宮人之中陰函之徒締結士
夫搆虛陷主之致本職許通滿忘記宮人之締結宮家興言
造謗者直為梟示事定為令甲傳曰淑儀宮奴婢一百口割
給○九月院啓尹世喜崔錫怡請吏判李翊罷職不允○十月都堂
錄六點崔奎瑞趙相愚閔鎮周李徵明五點李宏姜執黃欽
李允修洪受溟宋疇錫金昌集徐文裕朴恭晚金盛迪宋相
琦本錄中命命一尹世喜崔錫怡朴世鎬落點○大提學園
七點金萬重六點南龍翼五點申最四點任相元朴恭尚金
萬重落點○李尚真言於上曰昔新羅之亡以石高麗之亡
以土蓋以土石等城勞民也臣恐我國之亡亦由科舉也
丁卯
十三年正月大憲李選啓江原監司李喜龍性度麗雜言辭

卑悖節士儒宗嘗毀侮請罷職喜龍嘗與成至敏言及三
之何節義之有成言于洪胡漢孫高陽又與人○二月奉朝
言儒宗曰此人乃席約之鄰也此鄭維漸傳之
賀宋時烈上疏曰臣嘗欲以列聖志事一陳於殿下前以爲
徒述之道粵自殷師東至東人始得聞皇極之道及至麗末
鄭夢周出而用夏變夷大義昭揭至我太祖大王倡尊周之
義溫禾洛麥猶不敢近而東人得免於被髮左衽之域矣自
是以後本朝列聖世篤忠貞常被皇上之眷顧視同內服錫
賚使蕃至於壬辰之亂八路蕩殘乘輿靡騁內附之計已決
渡江之期在卽而一國生靈皆爲魚肉矣幸賴皇上爰赫斯
怒動天下之兵竭天下之財天威震疊凶醜敗退國命得以
僅迤而賊兵以據嶺徼乘使出沒我雖欲生聚教訓向可得
也逮至丁酉凶鋒再起國家之亡萬無一幸復蒙皇帝再出

大兵迅掃凶鋒然後乾清坤夷宗祀奠安凡我東一毫一髮
一草一木無非帝德收及當是之時雖無知常漢莫不曰吾
之血肉是誰之血肉皆思感泣死報况我宣廟所以啣恩感
德思所以報效者爲如何哉是故未嘗背西而坐又書再造
藩邦四大字以寓慕周之誠及至光海朝弘立景瑞等深河
投虜之時桶有密旨其時若無金應河之戰死而大蒙天獎
則何以自明於天下乎仁穆大妃數光海之罪也密旨之事
爲一大題目則仁祖反正之舉蓋有光於天下矣不幸丁卯
之變事勢危急遂與虜和當時若無尹煌尹衡志諸臣則亦
無以自解於皇朝矣和成之後卽具奏以謝天朝則皇帝矜
諒反下嘉獎之詔然其改朝貢海路而眷待之意頓異東人
從此不復見皇華之美而又不遜之語出於光海之口則主

和諸臣不能自脫矣然而仁廟以特旨除職斥和儒生尹鳴
殷則聖意可知也其時避亂之人毛文龍來據檄島徵索無
厭日譖本朝於朝廷而仁廟以爲王人也待之以誠終始不
替及王人見繫於島中則亟整師旅將覈罪致討而奏聞天
朝嗚呼仁祖常歎力弱不振而曰寧以國斃義當死守聖志之
堅定如是矣又不幸丙丁之亂理窮力屈萬不得已出於權
宜之道嗚呼尚忍言哉當危急之時死生存於呼吸而猶率
群臣行望闕禮於天朝君臣上下投血相視逮至倭成還都
也上於馬上痛哭失聲東陽尉申翊聖曰此足以雪恥中興
也自是每值聖節上於浚苑密伸誠禮錦州之役金尚憲上
疏以陳而聖心尤增痛迫至於洪翼漢等三學士權順長等
三儒生之死及砲手李士龍之死亦足以有光於春秋之義

矣其後朝廷潛遣獨步於軍門蓋錦州之役故相臣李院與
林慶業使人浮水密通天朝俾得轉達朝廷則中朝之人益
知本國心事矣及至孝宗大王則聖心於此大義皎然如青
天白日臨御之初首述文正公尊禮之又答相臣李敬輿之
疏曰至痛在心日暮道遠又賜對今判府事閔鼎重慷慨論
事幾於海下蓋無一念一事不在於此事也若天賜聖壽則
雖未能掃清中原開闕絕約則優爲之矣至我先大王雖以
守成爲主而以廢錄李士龍之子贖良姜孝元子孫者見之
則聖志所在亦可知矣夫神宗皇帝之深仁高義如此其至
而本朝國小力弱臣下又無諸葛亮李綱之忠智不能致死
以報非惟不能以報乃反有以怨報德之舉一國臣民何以
自立於天地之間哉自丙丁至于今已踰五十年矣生乎其

間者以至老死則不知皇朝者多矣然秉彝之天無所不同今日之人若思其祖先之得蒙神皇之恩得有其身則舍感恩報之心油然而生矣今殿下天縱之聖盡性盡倫伏願殿下誦宣祖必東之教欽仁祖拱北之誠以繼述我聖祖之志事焉臣竊欲引咎待罪而不敢者臣少事文元公金長生而聞其說則以為孟子之功誠不在禹下而朱子之功又或過之蓋非朱子則堯舜周公之道不明於天下後世也自文忠公鄭夢周尊信朱子之學以至本朝儒賢輩出至於文純公李滉文成公李珣又知之明信之篤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不幸尹籙者戾氣所鍾時而生初斥滉珣之說文簡公成渾則不穀也著為成說以送於臣之駭省而責之則仰天而笑謂臣何足以知之臣與籙戚屬不遠且喜其有志儒學始甚

親愛輒相追隨而又補於師友間則文敬公金集以為其父孝全始有令名終為卜人戕賊君父之同氣而錄勳焉今頃見其未終之如何籙果漸肆設淫乃至誣悖於朱子無所顧念既以朱子註說為不是必以己意易之至於中庸則掃去章句而自為邪說以授其徒其未終則著書自擬於孔子而以冉求處朱子其始終之悖謬至於此矣夫朱子之道如日中天雖籙千萬輩何足以一毫氣翳哉然其為世道害則甚矣其一時所謂高明者充中其毒而尹拯之父宣舉其尤者也臣以為餘人不足責至於宣舉文簡公成渾外孫則其家庭之學生而今乃如是故其視效而投入於籙者不勝其多正如願榮賀循故晉而無不故心者也臣自不量度始則忘身而斥籙矣至是則又捨籙而斥宣舉矣以臣忿戾之質其

言語之不中矣。過激哉。至曰。籥是斯文之亂。臣賊子而公
乃黨助而背。朱子春秋之法。治亂賊必先其黨。與有王者作
公當先籥伏法矣。凡臣所言不但如是。而又或因事而以鄙
言責之。夫為子者安得不前。迫我極之。與臣所謂痛刻云者
此其真心也。極之父子自處如何。而臣以愚陋無似妄言。至
此寧望其帖然無事乎。况極所以抵臣於人者。一皆考索而
非誣。且其所抵之書亦時有好語矣。夫王霸之王字。義利之
義者。其在臣身寧有一毫近似者乎。此極之於臣。可謂過許
而不敢當矣。其後與臣書。猶稱以先生。而自稱門人。然則何
可謂之背師乎。且師之為名。豈人之所可當哉。今之咎臣者
曰。曾與尹宣舉為同門友。義分不淺。而斥之已甚。以致今日
紛。何耶。臣答以非但同門之義而已。自丙子之夏。孽虜僭

弭宣舉倡多士請斬虜使。懼而逃去。使大義克明。其父
煌則自丁卯力主尊周之義。故人謂一國之正氣咸萃其家
矣。不料江都之變。其所處義與權。頓長金益。兼李敷五相反
渠亦慚憤自廢。不復赴舉。絕意世路。後事儒門文敬公。金集
與其新而不念其舊。誠心相與。臣既有同門之義。又其氣質
行義非臣之比。常以為畏友。而相從不幸。為籥毒所中。便成
別人。以為世道之害。極又以其父江都事咎臣甚深。臣若笑
而受之而已。則善矣。乃有多少說話。是臣淺之。為丈夫今之
論者。以此罪臣。則臣寧甘之。若曰渠是何人。敢攻宣舉云爾。
則亦有說焉。朱子曰。邪說之害人。得以攻之。不必聖賢。然
則臣之所為。亦不為全然無據矣。臣與宣舉。雖所見背馳。而
交誼則未嘗替。至於死後。而猶以生前未盡之說質之於祭

文則死者有知必諒臣心矣不料其末流紛紜如此而推而
至於朝廷之上而天災時疫國憂民窮置之度外可謂逐鹿
而不見泰山也然臣竊無師道拯之斥其亦道理然矣○前
縣令羅良佐成至善趙得重等上疏曰臣師贈恭議尹宣舉
節義道學為一世所宗仰而不幸有崔慎李震顏投疏訛言
奉朝賀臣宋時烈又封進一疏融排宣舉而直驅歸之設淫
黨竊之科蓋宣舉嘗與竊交契其未嘗不厚也及己庚禮訟
之作竊宗主三年之論尹善道之疏祖述竊語以為嫁禍之
計宋嘗謂竊之為禮訟宗欲殺己而善道亦其所嗾宣舉以
為竊誠妄矣而謂有禍心則其迹未著不可臆逞而斷之况
以禮訟為邦禁則尤人情之所不厭也既以此深戒宋而謂
竊本一處士至還納告身自處如此而今乃依合相門主張

邦禮攘臂於誘賊之間是大失身為書數百言以功責之蓋
其意謂士友之間有此事端乃不祥之事左右戎責冀其息
爭救亂嘗曰禮訟已歸筌蹄黨禍將成大亂其赤心如此竊
既傲然自是不受規戒而宋則又疑宣舉附此抑彼此宣舉
所以既與竊絕而又不合於宋者也今竊果逞其凶悖終以
自敗宋之言不可謂不驗使宣舉尚在則不過曰愧服公先
見而已然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至於構怨結怒激成塗
地之禍亦孔子之所戒也然則宣舉赤心憂世之言當時雖
不相契今日宜可思也今宣舉之不知竊不害為司馬光之
不知安石程頤之不知邢恕也時烈之言亦曰宋之諸賢亦
被京檜之所欺者此事何至為此友之大累乎今之言者不
但曰宣舉不知竊輒為言絕而宋不絕欲被之以依違反覆

之名夫宣舉不得見甲寅以後之鑄今頂就甲寅以前之鑄
論之然後宣舉本來心事之正可得而見也夫宣舉之於鑄
固未嘗逆探未形之惡也其心初何樂於輕絕故舊哉只為
其無懺悔內訟之意而為疑怒相拒之色義不可以苟全戒
亦存於自辱其勢不期絕而自絕蓋自量不復與之相規責
矣不復與之相往來然嘗與權偲書曰希仲之善補不外於
知悔若聞渠能辨此愚當馳書相賀蓋不能不以遷改有望
於鑄真仁人君子之用心也鑄稍能念聽以存朋友之道初
未必至於相絕夫宣舉之所以絕之者與宋之所以絕之者
不同尚謂誰畏誰逼而宋未絕而陽言絕乎若謂畏逼於宋
時烈則又何謂屢勸宋不為已甚反受宋之疑乎言者又以
宣舉已酉擬答時烈書及尹極受鑄奠酌為宣舉不絕鑄之

證蓋時烈戊申秋赴召也宣舉以為此又時烈已亥後一初
也會時烈有書相詢遂草書將答俄聞其又去國不果貽尹
極仍求墓文於時烈而並持以示其文略曰天下之本固在
於人主之一心而今日格君之責宗在於執事欲吾君之無
私意則當先去吾之私意欲吾君之開言路則當先開吾之
言路昔市南每言執事篤厚於親舊故有情勝之弊則過於
疾惡故有量狹之病所爰則不知其惡而又未免乖已而從
所惡則不知其善而又未免過察而疑之加膝墜淵與奪高
下一任已意聰明掩蔽好惡顛倒而或不知覺物情之不厭
置由於此則私意之為害也石湖兄嘗言儒者之出世當
以王荊公忝前倚衡可也儒者必行己志故不免以同己者
為賢而異己者為否動因古昔故不免以承順者為知我而

以疑亂者為不知至於已志之不必合於義古昔之不必當於今則有未暇反省者也故訑之聲色未免於拒人而附會之風習無恥於面諛以執事好問之勤而人或聽納不弘為病者主張之有過當處也此則言路之當開者也至於今日之急務兩賢之論足則異端無自以作士習不壞於醜正人才可通於冕用偏論可以漸消也禮訟之禁解則吾道自歸於公見疑者得釋於平怨立異者無害於辨質而標榜可以即祛矣惟此兩端消融保合然後同寅協恭聚精會神朝廷正庶績熙矣又曰為士者孰不欲祛黨也而大學正心之工有所未盡而過與不及之間自不覺其黨論之歸矣今此禮訟初為是非之爭轉為邪正之卜彼則自以為無他心而此則必以為邪意被攻者自以為枉而攻之者猶恐不快

傍規者攻之以已甚則一切論之以叔司之律層加蔓迤空為士論者今十年矣其間豈無真他意他心者乎豈無真枉者乎豈無真為已甚者乎彼海尹者固是貪淫之物雖非媚嫉寤不可用趙洪諸人雖所論無據用意偏頗而施罰既過被痛既久誠可蕩滌而用此粟谷再入還用東人之義也况如尹許二人縱有註誤之失安得終斯以誣賊毒螫之物而不之容乎果能滌禮訟嫌疑之迹先從此兩人始以示我無私不吝之心內可以恢吾之量外可以服人之心彼兩人者亦安得不為之感慨也哉時烈見書大怒遽謂宣舉勸用尹許可見其未嘗絕也蓋宣舉自庚子以來所守一說非以鐫為不失身也只謂不可以禮禁而廢之故欲時烈當國兼白鋤去嫌怨打破形迹以臻蕩平之道初非新語也由今觀之

稿穆誠不可用也今日紛々其原皆出於此竊意當時不用
烏未信之言者或有微意不但以其去國而不貽也極之暗
投明月遭其按劔者亦難免坦懷輕信之責矣所謂受稿奠
酌者宣舉雖與稿絕而非深誓也故常時雖不通問而至其
遭伯姊喪得稿慰問而報謝之權稿即宣舉之妹夫而稿之
妻兄也故稿之沒又致書於稿以相吊則稿之當宣舉喪有
文致奠亦以故意而未見有必却不受之義未可以此疑其
不絕也况其愠憾見絕之意即其祭文而可見者乎今時烈
之疏又若以己之斥稿全在改註中庸而其後戊戌己亥時
烈八都與稿往來無間至謂稿英才力加推轂超資遷擢宗
出於時烈兼銓之日故時烈與人書曰愚於少時最與稿親
及其吹索朱子凌駕先正之後漸疑其所存時或相規則不

啻聆聽然情誼既深故相處於朋友之後喪禮以來所論幾
於上變吾雖欲苟全舊誼而彼當相絕矣以故無事於絕而
自絕矣據此則今所云以誣悖之故亡身以斥稿者已過其
宗又安有捨稿而斥宣舉之事哉宣舉之廟切時烈甚多故
時烈有言吉甫於吾輩事不見其是只見其非宣舉則曰吾
輩猶足為左門之爭友出處雖殊福禍同歸何言之不敢盡
乎其立身行己本未俱存今所謂尤中鑄毒者果是何事效
之而投八於彼者果是何人歟所謂以生前未盡之說質於
祭文者其喪時祭文獎其節則曰眾流奔趨砥柱不傾兩儀
昏蒙一星孤明讚其學則曰慎老之沒型範猶在一方之士
所以事々羨其操則曰荷衣蕙佩皜然不滓頑廉懦立洒落
清風叙其情則曰追遊功磨兩忘所趨書疏往復三日為踈

其再祭文則蓋因極受鑄奠酌而發其文曰惟是江說少有
未契况若於海道善并加原貸我之疑晦巨言而解夫受奠得
失自係後人何至以此致懟於幽明間耶然異端之爭在於
癸巳黃江舟中語禮訟乃在庚子以後自癸巳至庚子時烈之於
宣舉情義之厚如一日庚子以後雖以不嚴於斥鑄為宣舉
之病亦未常有黨鑄之斥而今之為說愈出愈奇往者鑄亦
嘗得志六七年其所待尹氏者果如何尹氏之黨鑄者果何
事也平日雖有妄認妄議至此亦可渙然矣今當鑄已稔惡
伏法之後必欲被人父子以黨鑄之名是未可知也所謂江
都事者宣系於丙子避兵八江都與權金諸人呈書分司責
其偷安又與諸人約為僞兵為嬪宮護卒及甲津失守賊兵
八城琬原君世完曾與隣居相識時以孝宗大王命奉使南

漢邀與偕行宣舉亦欲往南漢見病父遂微服為世完從者
至南漢不得入遂從世完入孝宗行中仍得脫歸戊戌疏所
謂顛沛之際獲近清光於泥露之中者即此也言者乃謂宣
舉與友同事友死而不能死與妻約死妻死而不能死蓋宣
舉當時非有所職事也避兵而入兵至而去乃士之常分固
無必死之義也然既與士友約為義旅則所守城堞固是死
所而所與同事之人固有同死之義矣及其媿成守羅雖欲
死而不去不可得矣倉卒顛沛之際或生或死乃事勢所然
所謂與妻約死者宣舉復全集書曰其時與諸士友聚謀處
身之所亡妻知事急遣婢邀去曰與死於賊不如早決願一
見而決耳宣舉不忍見走歸士友所云據此則謂之約誓者
又非其寔也其癸巳之疏曰城陷之日士友俱死仲父焮亦

終致命臣則頑然忍慳一死妻決於目前子死於道傍獨隨
使臣往南漢冀見老父進不得及城退不填立壑輾轉得脫
終至於生外負朋友內愧妻子不從於仲父為奴而苟免臨
難失性處義無狀追思至今恨死不得其慷慨惻怛出於至
誠非恒情所及也然當是時也既無必死之義又非有不得
不死之勢而上有父母未知存亡其不可為友妻而決死亦
已明矣至其引咎不仕則專以疏斥虜使免於虜難為至恨
深恥而微意所存察在於扶大義植人常以此自靖故其丁
酉疏曰始而妄學陳東之所為終焉未免為尹穀之罪人又
曰臣於丙子再上太學之疏而畢境未免顛沛於江都臣竊
以為大可恥也夫所謂士無必死之義者定計於常也既在
圍城同罹危辱則臨死苟免豈不慊於心耶今之論臣者或

謂與友同事而不能死與妻約死而不能死因此引咎無意
仕宦此亦莫非臣宗狀也然所以為此者非為友也非為妻
也只恨臣身之苟活而已孝廟批旨有曰未聞陳東終致尹
穀之死噫丙丁之事尚忍言哉南漢與江都一也今日士大
夫孰非圍城敗國之餘生而其能守志完節於變亂之後確
然不為利祿動者凡幾人哉當南漢和成之日孰不欲決一
朝之命者然其不死者又豈必為貪生蒙耻之人哉且權金
殺身於前宣舉扶義於後死生雖殊所成就一也故時烈嘗
叙三學士傳其卒編曰此如潔身不污以守其志如尹公宣
舉諸賢事雖不同歸於一致皆不可遺也其平日待宣舉
之節如此與祭文友支柱一星同意今也忽寔謂與權金相
反向也護軍李翔疏辨良佐之說且曰大老之不滿於宣舉

只在不絕交一事。○四月上親祭太廟忽有回風吹起行步
席回捲如筒堅立丈餘地排捲起繞遮日竹百官班立軍
判官金梳以通禮才八班暴死。○卜相宋時烈金壽興鄭知
和閔鼎重鄭載崇李尚真南九萬加望李翻加李敏叙加呂
聖齊加申晟加趙師錫五次命加望願右相對請曰更無可
擬之入未知聖意所在上曰曾知趙
師錫畫心國事
過退而擬入副校理閔鎮周疏論加卜之失。○修撰金相
迪瞻仰天顏曰近來玉色殊欠冲和不慎將擬有所傷而然
耶上笑曰無所傷矣過二日忽教曰金相迎入侍時頻瞻
仰殊欠敬謹推考。○頌右相呈辭勉副前第八之南九萬李
翻拜頌右相。○吏曹叅議李奮以親病陳疏即挈家故。○院
啓請還收東平君抗惠民提調特除之命。○五月慶尚道私
婢玉春為夫復誓將償命諸大臣議曰子之夕妻之夫其義

一也處復誓之道不宜異視且其父逢丸致死發狀告官則
擅殺之罪亦不當施此女義烈可廢而無可罪特命赦宥旌
閔。○九月畫講知事金萬重曰金壽恒之薄待閔巷謂金昌
協上年上疏迨及其父而然趙師錫之加卜閔巷以為與貴
人張氏母家親密故疑其請托而致相矣上大怒曰予君臨
一國至有惑於一女受賂拜相之說有何面目乎傳曰言根
今日內使之自首領相南九萬以去純爭之自首備忘還收
金萬重拿問三招皆不對言根宣川之配持平李楨翊大諫
俞樾請還收不允

辰戊
十四年二月持平尹世喜上疏曰兵曹判書李師命性本險
佞用意巧密以先正名相之孫有象世清貧之稱而自在章
甫敢懷貪天之計忝竊科第歷啟清晏平步青雲埋道前開

而利慾煎熬求錄追勲及授南臬稱以賑資漁奪一道之利
以售營私之計甚至鑰業盤沐浴桶造之說遠近譁然守宰
慕效殖貨求贏湖南乃遺之民受其毒害至今未已欲得將
兵之官探試金錫翼之知其不可有所云之故與錫翼不
協而相臣必擬此人殿下亦授此人將兵之任自非經營可
得而既欲求得卒專兵權豈國家之福邪廷臣之聲望名位
出已上者百計中傷且人多致疑於宦官之知名駟贍射利
之徒日夜同處其所謀利計無遺策宿衛八直必落點替代
所以嚴宮衛而重信地也而禁衛哨官交替之際不為付標
受點而直送令箭其漸不可長也又以春秋閱武之意陳請
以啓君上黷武之心要君固罷苞苴絡繹貨財堆積名園甲
第重價買取居處服御窮極侈靡私家之富世無相將其忝

辱名祖毀敗身名尤何如哉陰秘之迹矯罔之行上自公卿
下至輿僮聚首談議禹口一辭而畏勢焰之薰炙未見一人
為殿下發口而論殿下視師命何如人耶便嬖使令雖或有
餘聽言觀顏終非吉士於是而司發啓師命極遠寧州
四月慶尚監司狀啓言宮庄折受之弊領相南九萬回啓請
依啓請查革上怒拍龍床其後九萬告于上曰前日回啓批
旨極嚴又以壬子受教為教蓋祖宗朝元無田土折受之事
壬辰亂後人民稀少極目陳荒而王子翁主相繼出閣無賜
與之田土韓應寅為戶判以禮賓寺所屬百官宣飯野人接
待所魚鹽柴炭等所出之地割與其時則補善於愛通而仍
成後未折受之規顯廟初年五公主出閣折受寢廣山海人
民將不得聊生三司爭執幾閱三年因依大田戕田法加其

結穀定為免稅之限矣厥後廣點之弊又復如前辛亥大飢
廟堂因院啓釐革則宜有預為後日新宮之地使之勿禁之
理乎上教謂壬子受教只辛
舊宮若新宮則勿禁云况今人民倍蓰壬子山峽海澤
寸土尺地無不起耕白奪民田之外決無可得之地今復本
支繫衍新宮無限則未知朝家將於何處可折得無限田皆
而不至於民田之見奪耶然則勿論壬子事目之勿論新宮
與否依職田結穀為劃盡給而至於折受之規終不可仍行
於日後上不思曰善後粹然革罷則新設宮家將未免狼狽
講究稟處○趙師錫呂聖齊相繼卜相○南九萬請金德遠
之子前正言夢陽及吳始復收用從之○時金長生孽子槩
以李珣落髮之說親聞於家庭傳於李尚真々傳於連山
倅鄭纘輝遂成辭說宋國士宋時燾等九十餘人發通聲罪

金槩々亦呈單自明○七月正言鄭澔啓曰槐院副提學堂
上極遜也吳道一賦性陰譎制行鹿悖儕友之間或有才望
出己或有爭論拂意則肆加醜辱與前收使申啓華因事爭
詰舉啓華先世并及先正名字極口詬辱啓華起避則道一
粹髮批頰恣意蹴踏春間將擬槐提則有一大臣提前事防
塞大臣既沒竟除是職不願庶隅肆然行公如李彥綱尹世
喜之喜及其先俞執一孩視之辱李東菴孽蕃之辱何可一
切委之於酒失耶臣以削版發論而僚議不一請通○時東
平君抗崇善
君子恃寵憑輿出入非時國言喧藉吏曹判書朴世
采謝恩後引見進袖劄首言抗待遇過偏上怒下嚴教有招
致一怪物於朝廷等語翌日領議政南九萬右議政呂聖齊
請對九萬曰世采新自草野不識忌諱有此觸忤之言而可

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何至辭氣之間若是嚴厲乎竊恐山林自重之士自此莫肯願立殿下之朝矣又曰殿下臨御十年未有儲嗣人心未定上下疑懼之際近宗頻數出八之訖傳播閭巷又引楨枏事為戒上曰卿之未對乃為此上愛並遠竄九萬靈岩聖齊寧越○金壽典為領議政拜命入對力救南呂而相又言諫院之批入面敷心之教吏判之答一怪物之教事上即為許改○九月二十八日酉時王子生戊辰癸亥丁卯己酉貴人張氏出也○擄平李益壽焚昭儀張氏母所乘轎惟治其奴益壽上疏曰臣於昨詣臺後聞昭儀母乘八人轎往來闕中而屋轎方在建陽門內發遣府吏推投其奴子并其屋轎而取來臣竊念昭儀之母即一賤人何敢乘屋轎而出入於殿下之宮闈若是其無嚴戒臣或恐此等事一毫有損於

聖化已令本府懲治殿下若繼自今警制庭掖齊整等限使內外肅穆上下截然則為補治教宣淺鮮哉上以不以論啓而擅刑令內司推治禁吏所由其後下教曰當初刑訊蓋出一時過舉而今聞二人皆至殞命到今追悔恤典舉行●校理俞得一疏畧曰殿下今日之舉宗是千古所無為後宮之私親怒蔓諫之執法逮捕禁吏下之內獄使宦官按治並加刑訊使無辜之人相繼殞斃瞻聆俱駭眾口喧藉皆謂殿下曲護後宮枉殺無辜○李翔削去仕版五月翔以吏叅上疏曰天安綱常罪人柳斗星之事最是近代所未有之變所謂淫行難言者以其隱密未易究也此則狃而為常同里之人亦慣於耳目曾莫之駭連生二子終無發告遠近齊憤始為囚治罪人之婢幾盡承服一族切隣亦皆直招事情明白元

非疑獄不下一杖遷延時月使凶穢之喘容息覆載之間乞
令有司從速按行西原罪人頓立念其妹夫之與其父相閔
欲毆妹夫而誤侵其父以至於死雖非弑父之意難免弑父
之名按覈之時皆以弑父承服而投致京獄爰其招辭此不
過死中求生之計云云獄事究竟後特命削版

